

291
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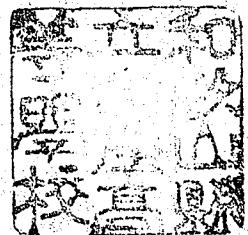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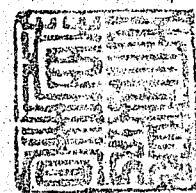
南龍公年譜、遺事
香嚴公遺事

2

291
139

南龍公年譜

中根文庫
蔵



8 9 10 県立串本古座高校所蔵 中根文庫 資料番号 04063 | 1 2 3 4 5 6 7 8 9 160 1 2 3 4 5 6 7 8 9

南龍公年譜

謹按

南龍公諱賴宣。初諱賴將。又諱賴信。裕宣。傳信。皆幼字長福丸。東照公第十子。母養珠夫人。蘆山氏。長門守氏廣之女。夫人後官正木氏。故以為左近大夫。賴忠女。今從其家錄之。詳見于遺書。慶長七年歲次壬寅三月七日生於伏見城。其生也。抱見於傳通太太夫人。太太夫人取松平隱岐守定勝幼字命之。冀其武勇也。東照公最鐘愛公。呼曰寶子。按明君德光錄。公之生也。

賜駿河久野。以爲湯沐邑。

慶長八年癸卯公二歲

十月。從東照公歸江戶。東照公之發也。公見其鹵簿。慕而不已。故命携之。十一月七日封於水戶廿萬石。按是歲九月。武田萬十代信吉公薨。乃是歲。以三浦長門守爲春馬傳。代據水戶。

九年甲辰公三歲

正月。水戶諸士賀正於江戶。三月。從東照公如京師。迂路浴於熱海溫泉。閏八月。從東照公歸江戶。十二月。增封五萬石。

十年乙巳公四歲

正月。從東照公如京師。九月。從東照公歸江戶。迂路獵於稻葉山。多獲。按公及晚年。能記憶之。屢與侍臣語之。是歲。東照公致職秀忠公任征夷大將軍。

十一年丙午公五歲

三月。從東照公如京師。八月十一日。從太公入朝。是日加元服。名賴將。叙從四位下。是日。追

有慶長

九年。叙正五。十一月。從太公歸江戶。

位下之宣下。

十二年丁未公大歲

去年冬患痘。至是春愈。二月。從太公如駿府。太公改築府城。以爲菟葵之地。七月成。從太公移居之。十二月。以水野對馬守重央爲傳。賜常陸邑一萬石。

十三年戊申公七歲

是歲在駿府。遣水野重央代據水戶。重央率其部下。平岩助右衛門。岩手九龍衛門等十二人。赴之。七月。公奏猿樂於淺間神前。是月。從太公漁於阿部川。

十四年己酉公八歲

是歲在駿府。三月。太公編召候伯饗之。公爲奏猿樂。觀者嘆賞。

十五年庚戌公九歲

是歲在駿府。先是。太公有改封公於駿河遠江內旨。按。太公之意。欲以尾張封義直公。兼下野吉公後。以駿遠封公。兼菟葵之後。而別營於伊豆泉。頭而自居。至元和元年。改營駿府三城。未成而薨。至是春。移封於駿河遠江。合東三河之地。爲五十萬石。治於橫須賀城。駿府諸臣。久野宗成等。皆屬於公。騎士銃卒隸之。於是使水野重央守瀨松城。三浦爲春守。濱名城。又以安藤帶刀直次爲傳。使統橫須賀諸土。按。及後公移封紀伊。直次率以移焉。因以直次統之。如初。因稱曰橫須賀院。詳見于遺事。四月。伊達政宗上杉景勝來謁駿府。太公饗之。命公奏猿樂。八月。島津家久率琉球王來謁駿府。太公饗之。亦命公奏猿樂。九月。使三浦爲春如肥後。納幣於加藤氏。

十六年辛亥公十歲

是歲在駿府。先是。太公如京師。十七日入朝。廿日任右近衛權中將。即日轉任參謀。叙從三位右近衛權中

將如故。稱遠江守相中將。是月廿八日。豐臣秀賴來謁二條城。太公命公及義直公。迎之鳥羽。

四月二日。公與義直公赴大坂。代太公報秀賴來謁也。交有贈遺。是月十八日。從太公歸駿府。

十七年壬子公十一歲

是歲在駿府。

十八年癸丑公十二歲

是歲在駿府。

十九年甲寅公十三歲

是歲在駿府。

十月朔。大坂謀舉兵之報至。太公決意親伐之。是日。大發令戒軍備。使賴房公。留守駿府。公與義直公從征。因班旗及幕。按。班公以中黑幕曰。宜襲新田氏徵章。而追。班公以引兩幕曰。宜襲足利氏徵章。而追。賜金扇馬標。謂曰。昔柴田勝家。以金幣爲馬標。今尚想見其觀美。汝宜倣之。公喜。初從軍。急修軍備。是月十一日。從太公發駿府。兵凡可一萬。軍容甚盛。重央直次爲春等皆從。廿三日。入二條城。初擐甲。按。先是太公。余南公親爲着之。予十三歲。擐甲。今常陸亦倣之也。十一月十五日。發二條城。十七日。進次於住吉。十二月六日。又進次於天王寺。廿日和成。此役公在後軍。因約及接戰之期。進列於先鋒。公恐誤其機。屢申請前約。既而和成。直次來報於公。公聞之。林掌曰。和果成乎。可爲天下賀。抑在我。不能無遺憾耳。直次曰。公何憾。公曰。櫛莊二條城初擐甲。太公親爲着甲。而辱視客儀之壯也。故此役必一奮戰。欲有報其祝。

辭也。晨夕勉勵以俟。而今和成。豈不可惜哉。直次曰。是則然。抑公譬之未開之花。自今而後。將無有成公志之期。公曰。秋豈再有十三歲乎。直次保服。廿五日。太公還二條城。公從將軍留大坂。

元和元年乙卯公十四歲

正月十六日還二條城。廿七日發二條城。二月四日歸駿府。未幾。大坂謀再舉之報至。太公復親伐之。四月四日。從太公發駿府。九日。抵名古屋。申戒軍備。十八日。入二條城。議行軍。公進曰。兒願任先鋒。太公諭曰。先鋒則將軍任之。無憂也。此役所慮特在後軍。故以汝輩置於後軍耳。及接戰之期。固將拔置於先鋒。公屈意從之。五月五日。出次於星田。六日。抵平岡。七日。將進次於住吉。抵平野。公與義直公皆席地傳食。泰然閒暇。公卒有小野田長兵衛。豐田文四郎者。相共語曰。今日先鋒接戰矣。今乃優游失機。可惜也。公聞之。將諭義直公軍而先進。松平八郎右衛門曰。朝比奈惣左衛門知軍機。宜與之謀。乃召而問曰。或云今日先鋒接戰矣。汝以為如何。惣左衛門曰。今日既午。以路程計之。非晡時不能達大坂。入敵地而夜戰。非軍法也。今日必不接戰矣。小野田豐田聞之。亦相共語曰。朝比奈氏雖嘗經戰鬪。徒取一二首級耳。安足知軍機。若在先鋒。當各一戰立功。今爲彼所誤。可憾。既而輜重陸續。踰公及義直公軍而進。公見之曰。輜重非戰鬪所須。今踰我軍而進。是戰勝而舍也。乃復召惣左衛門而問之。答如初。言未終。有被赤保佐者二騎。馳入義直公軍。大聲而呼。近而視之。山上彌四郎。內藤長助也。馬吐沫。直進曰。太公命戰既酣矣。宜速追。嚮使喜多見長五郎。問官佐右衛門報。何其遲々也。公叱咤曰。咄。吾固思之果然。急騎而馳。抵茶臼山營。直次軍裝嚴然。騎而出迎。馬流汗如洗。謂曰。公來何遲。今日之事極快矣。不速至以立功也。

二年丙辰公十五歲

正月廿一日。太公獵於田中。獲病。時公率別隊獵於金谷。聞太公病。馳還於田中看護。廿四日。護歸駿府。尤石就養。晝夜不解帶。四月十七日。太公遂薨。公哀毀殊甚。是月十九日。窆於久能山。從三年留此。及賴信奉祀之遺命也。公就建廟焉。是歲。移治於駿府城。稱駿河宰相。亦奉其遺命也。

三年丁巳公十六歲

正月。夫人加藤氏來歸於駿府。按。初公之納幣於加藤氏也。清正大喜。曰。予將盡三歲邑入。爲之使武田道安擇其人。道安。乃薦酒井三伯云。是月。將軍召直次於江戶。諭曰。初太公遺命曰。留於久能山三年。受賴信奉祀。然後改空於日光山。然予衰病。恐不能保三年。故欲以今年。改空於日光山。不知。賴信意。何如。直次還具白之。公攬涕曰。將軍有命。某何敢違。於是。三月。遂改空於日光山。按。是歲二月。勅賜號東照大

是月。東觀館於松平式部大輔忠次郎將軍。一日召公及義直賴房二公。謂曰。自今而後。予將代太公撫汝輩。我兄弟四人。同心戮力。以奉國。何孝加焉。皆拜曰。不敢違。四月。從將軍拜日光山廟。是月。還江戶。六月。從將軍入朝。七月。任權中納言。先是將軍有內旨。使公與義直公同拜任公辭曰。嚮者以太公特命。辱與義直同拜任。抑兄先弟後道也。不可無差等。臣願汚舊官。將軍曰。是太公遺命。不可違焉。乃從之。稱駿河中納言。八月。歸駿府。是歲。使安藤直次。守掛川城。

四年戊午公十七歲

冬東觀。是歲。賜印於竹橋。

五年己未公十八歲

春歸駿府。四月。獻表文於日光山廟。以明其志。其文曰。欽惟東照大權現。每跡於久能山。和光於黑髮峰。國土鎮護之靈神也。嗚呼。靈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視。聽之而不聽。體物而不可遺者也。方今幕府。續秉大統。紹述鴻勲。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聰明睿智。天縱之聖也。萬民戴之如日月。信之如鬼神。四海八極。誰不尊崇。於賦偉哉。雖三皇五帝之政治。無以加焉。臣某忝備靈神之後裔。蒙聖治之撫育。且又沾濡幕府雨露之恩光。榮之又榮也。縱下虛空嘴。掉震靈舌。難謝述恩義之鴻庇者乎。臣某頑愚不敏。不能辨别滛澁。斷是非。况於平治國邦乎。有人民之懷怨恨者必矣。庶幾使士卒黎民。各中心悅而誠服。含哺鼓腹。及垂髫孩提之童。莫不得其志。是則仰靈神之擁護者也。且又天下諸侯。豪傑森列。俊士雲集。必有勞臣政治者。臣潛察之。

庚幾使天下諸侯卿大夫。慕臣下風。好臣政治。莫絲忽之非毀。是則仰靈神之擁護者也。某欲爲幕府竭忠烈。是以夙夜孜々。念茲在茲。欲捨身於戰場。旌名於宇內。是則仰靈神之擁護者也。所以上呈露以上數條者。非營爲臣一个微軀。是則爲弗墮靈神之威德也。臣不堪感嘆。激切之至。齋戒沐浴。吐露情實者。有如日矣。仰冀加擁護。垂靈鑒。元和五己未。四月日。源朝臣賴宣敬白。五月。從將軍入朝。是月。將軍召直次謂曰。紀伊之爲國。突出南海。西制阿淡。北控京畿。東連和勢。實爲西國之咽喉。故欲以至親鎮之中。納言雖年少。誠其人也。然駿府太公遺命之所在。彼若以予背遺命。難之無奈之何。汝善諭此意於中納言。直次還具以白。公答曰。臣既以一身委國。得爲國用可。何敢眷戀於駿府。謹奉台命。敢竭鷺鈞耳。將軍大喜。於是移溪野氏安藝。而改封於紀伊。併賜伊勢地增五萬石。稱紀伊中納言。駿府諸臣。獨久野宗成。從移紀伊。八月十三日。始就封於紀伊。公初聞其俗難治。召直次謀善撫之者。直次曰。戶田藤左衛門。藤入。可。乃命先遣之。藤左衛門既至。召土人。神前中勢。金谷次郎。四郎。田所平左衛門。問淺野氏法制。酌規畫。以爲之處置。及公入。首命修造囹圄。民心大畏。按。工井利勝。始就封古河。見虜舍富羅日。烈祖之訓有之。民々則貧。貧且侈。至干流離而止。於是大治囹圄。置水獄。木馬。諸拷掠具。固中不可急。亦不可緩。此地豈過緩乎。何虜舍之盛。人情緩則怠。不寒而慄然。竟朽壞不用云。公之修囹圄。其意蓋亦如利勝說。故贊錄于此。於是使安藤直次守田邊城。水野重央守新宮城。久野宗成守伊勢田丸城。是歲。召福島氏舊臣。大崎長行。村上通清。真鍋貞成等。而祿之。

六年庚申公十九歲

六月。卜定東照公廟地於和歌浦。九月。始起工事。十二月。東觀。

七年辛酉公二十歲

二月歸藩。十一月和歌浦廟成。初公之就封。首相廟地於四方。莫如和歌浦之善。終卜定之。祠宇結構。一倣久能山廟。又建和歌山天照寺靈益院於廟側。使住僧掌祀事。至十一月。神主入廟。勅使中御門大納言資亂廣橋參議兼賢來會。大僧正天海修祀事。於是修營天滿社為地主。奉神田若干。以崇之。是月水野重央卒。年五十二。使子淡路守重良襲職。是歲將軍命曰聞和歌山城甚陋隘。宜開修之。因賜銀二千貫。乃請藤堂高虎謀經營之。於是大起工事。幕吏疑其有異志。公使直次。如江戶辯之。當時所築今城西南石垣。即是詳見于遺事。

八年壬戌公廿一歲

四月初祭和歌浦東照公廟。定祭典。又設季秋臨時祭。九月公有病。將軍使板倉主膳正重昌來訪病。十月養珠太夫人歸藩視公病。

九年癸亥公廿二歲

正月公病愈。太夫人大喜。請建宇須村淨心寺。以僧忠珪守之。以祈公病愈也。六月太夫人如江戶。是月將軍入朝。公會朝於京師。七月將軍致職。家光公任征夷大將軍。九月歸藩。

十一月東觀。

寛永元年甲子公廿三歲

正月拜日光山廟。是月將軍及前將軍臨邸。觀猿樂後數日。召諸侯於邸。饗之。四月歸藩。

十二月獵於伊勢。是月東觀。獻材木若干於幕府。以修築大坂城也。

二年乙丑公廿四歲

二月歸藩。四月浴於有馬溫泉。十二月東觀。是歲賜印於伏見。

三年丙寅公廿五歲

二月前將軍臨邸。三月將軍臨邸。是月召請侯於邸。饗之。四月歸藩。七月將軍及前將軍入朝。公會朝於京師。八月十九日。叙從二位。任大納言。九月六日。行幸於二條城。因課候伯衛行所過。皆以國之大小為差。公與義直。賴房二公。遣執政以受班。公遣直次重良。既而還報曰。尼公六十萬石。故後若干町。公家五十萬石。故後若干町。公不擇曰。何班之過也。汝等何不辯之。直次猶申前言曰。不過矣。公勸聲曰。天以國之大小為差。在他侯伯固宜然。杖之與尾張。族望相均。班爵皆同。况杖有葵章白旗七面之班。實與幕府同。今日之事。獨可劣於尾張哉。直次辭屈。攬涕謝曰。臣耄矣。請再往。改受班。即起。公止之曰。幕府親臨而班之。可復改乎。直次不顧而出。重良猶壯。忿形於色。奮然起曰。予亦往矣。直次止之曰。子姑斂容氣。因耳語曰。予若不得請。不生還矣。予聞予死。當奉公直攻二條城。重良欣然領之。直次至二條城。既三更矣。掩時公館。時前行幸水。而兒等之淺瀨。予之謂也。予無面目以見人。皆曰。此既取決於幕下。今奈之何。他日有大事。謹領此意矣。直次瞑眼曰。天子幸將軍館。天下之事。豈有大於此者乎。當是大事劣於尾張。何以生爲。子輩不能爲請。予將親謁而請之。遂進謁而辯之。辭氣甚勵。將軍然之。乃改班之。直次大喜。還

報。八日。設連歌會於二條城。公亦預焉。十月歸藩。十二月。世子光貞公生。

四年丁卯公廿六歲

夏。浴於有馬溫泉。八月。新修日前國懸兩宮。接。凡封內祠寺。往々荒
橘樹郡。及公就封。皆修之矣。十一月。東觀。路獵於伊勢。

五年戊辰公廿七歲

正月。賜游獵之地於小杉。在武藏。橘樹郡。是月。獵於小杉。三月。前將軍臨邸。後數日。將軍臨邸。四月。從前將軍。拜日光山廟。以東照公。十四忌辰也。七月。歸藩。是歲。獻材木於幕府。以修築二條城也。

六年己巳公廿八歲

閏二月。聞將軍患痘東觀。抵蒲原譯。已愈之報至。乃還。七月。浴於湯峰溫泉。十一月。東觀。

七年庚午公廿九歲

二月。前將軍臨邸。後數日。將軍臨邸。六月歸藩。十二月。世子光貞公。如江戶。始謁將軍。是歲。由比正雪來游於藩。

八年辛未公三十歲

八月。聞前將軍病。急治裝東觀。抵小田原驛。有已愈之報。乃轉路浴於熱海溫泉。九月歸藩。

是月。女公子生。其明日。第二女公子生。十一月。聞前將軍復病。時公亦有病。力病東觀。

九年壬申公三十一歲

正月廿四日。前將軍秀忠公薨。公深痛惜。將軍頒賜秀忠公遺物。寺澤真次刀。及漆櫈等一山書畫幅。及白銀五萬枚。四月。從將軍拜日光山廟。以東照公。十四忌辰也。十月。賜邸於赤坂。是歲。運大智寺於府下。吹上奉祀秀忠公。

十年癸酉公三十二歲

四月歸藩。七月。夫人加藤氏。移居江戶。十一月東觀。是歲。公子修理君生。

十一年甲戌公三十三歲

五月歸藩。七月。將軍入朝。公會朝於京師。十八日。入朝賜天盃。十九日。上二條城。侯伯皆列席。

將軍有所諭旨。八月朔。入朝拜天顏。是月歸藩。九月。巡撫熊野。十一月東觀。是歲。召

那波浩所而祿之。

十二年乙亥公三十四歲

五月十三日。安藤直次卒。年八十二。使子飛彈守直治襲職。將軍。使酒井讚岐守忠勝來傳旨於直治曰。帶刀。從烈祖時。誠忠奉國。予深倚賴焉。今聞其死。不任痛惜也。接。時將軍卧病。執政俟其少。聞白之。將軍怒曰。帶刀。國之元老。何不即答。後公恩其積勞。爲建崇賢寺於府下。以奉祀之。六月。將軍召諸侯。有所諭旨。公首奉命。諸侯皆從奉命。八月歸藩。十二月。獵於伊勢。

十三年丙子公三十五歲

三月東觀。取路於木曾。遂拜日光山廟。七月歸藩。九月。獵於岩手。是月。安藤直治卒。公深悼惜之。使子千福。凡義門襲家。軍。詳干。十一月十八日。公子修理君夭。是歲。修和歌浦東照公廟。石墓表。命那波浩所銘之。

十四年丁丑公三十六歲

閏三月東覲。十月再獵於浦和。十一月，島原賊起。將軍召三親藩及諸侯議。義直公曰：「何物愚民乃敢囂眾？可一鼓而屠也。」公曰：「不然。彼攻戰有法，決非愚民所能。未易輕也。」真田信幸曰：「紀侯言是也。臣父嘗以孤城抗大兵，頗有斬獲。小叔豈可侮哉？」於是使板倉重昌討之。命西海諸侯援之。公遣長尾一在山中友俊、市川清長、荒木高重等赴役。是歲新修關戶村矢宮。

十五年戊寅公三十七歲

正月，島原賊勢猖獗。板倉重昌戰死。將軍將命西海諸侯監之。亦召三親藩議。義直公曰：「某今年當休暇。請往監之。」公曰：「紀伊、西海之咽喉。島原之事，某所宜任。且於漕運爲便。某請往監之。」乃令於封內速戒軍備。旣而聞賊兵四出來襲。曰：「賊計出此。其滅在近。」捷問今至矣。數日，捷書果至。

是歲屢獵於浦和於大宮。

十六年己卯公三十八歲

四月，將軍召三親藩及諸侯奉猿樂饗之。從容謂曰：「卿等自烈祖時忠誠奉公，寔可嘉焉。且義直等三人齒德俱高。參謀得宜。是予所以得高枕也。」八月，江戶城火。時公獵於近郊。聞之冒雨馳還。因患瘧疾。屢使關老來問病。十月始愈。

十七年庚辰公三十九歲

三月，世子光貞公任參議右近衛權中將。叙從三位。四月，從將軍拜日光山廟。以東照公廿七日忌辰也。五月，將軍臨邸奉猿樂饗之。是月歸藩。將軍親召我臣水野淡路、蘇三左衛門、澁谷種母、渥美太

郎兵衛諭曰：「大納言病新愈。途上宜善看護焉。」

十八年辛巳公四十歲

正月四日，公子賴純公生。二月，定敎令四十二條。三月東覲。八月三日，將軍世子家綱公生。是月九日，始謁家綱公。

十九年壬午公四十一歲

四月，從將軍拜日光山廟。以東照公廿七日忌辰也。公自作文以獻於神廟。以表其志。其文曰：「伏惟自永祿至慶長，寡雄競馳。戰爭不已。生民之塗炭，未有甚於斯時也。先君天縱睿武。戎衣百服。而天下一定。德被于後世。聲振于外夷。以臣觀之。漢唐創垂之功。孰有以加焉哉。前相公性行慎謹。以勞政事。幕下繼承鴻基。數年於斯矣。施行仁政。克明法度。奉祖宗遺法。而不敢怠焉。亦壯焉哉。去歲八月丙午，誕嗣君。惟黎庶所仰。乃社稷之福也。抑先君之靈。有所致而然也歟。臣雖不肖。竊分同根一枝。矧恩遇之至哉。冀竭愚忠。以翼泰和之治。因先君之靈。而垂統萬世也。若有不幸。乃當依大節而莫奪焉。生不能全。則繼以死而已。敢陳所思。謹以聞。於戲。先君其鑒臨焉。寬永壬午。四月告且。從二位權大納言。臣源賴宣敬白。八月，公有病。赴鎌倉野島浴塩湯。

二十年癸未公四十二歲

二月，獵於浦和。八月，公有病。復赴野島浴塩湯。十月，定敎令數條。十二月，公病愈。是月，長女嫁於因幡侯松平光仲。是歲，新修栗林八幡宮。按：官初在宇治村。寬永十三年，奉移于此。

正保元年甲申公四十三歲

八月歸藩。是月。使庶士上其祖先武功書。是歲。放新辟士數十人。初。公欲爲幕府抽忠誠。故務致四方處士。以備於緩急。而幕吏或疑公有異志。且國用不給。乃發意遣之。

二年乙酉公四十四歲

三年丙戌公四十五歲
三月東觀。是月。命採熊野石。造華表。以奉伏見御香宮。使那波活所銘之。以其產神也。五月。將軍使中根壹岐守來報曰。詔改東照大權現日宮。是月。幕府賜鹽田二百六十石於甲斐國。大野本遠寺。以養珠太夫人所創建也。按。慶長十三年。夫人請於東照公。連此寺使僧日遠守之。九月歸藩。

四年丁亥公四十六歲

五月歸藩。十二月東觀。
正月。獵於小杉。四月。從將軍拜日光山廟。以東照公。廿三四忌辰也。十一月。復獵於小杉。是歲。那波活所歿。使子木庵襲職。信任如活所。初活所之病也。公屢勞問。及歿深惋惜之。厚賜金帛。以報輔導之恩。

二年己丑公四十八歲

四年庚寅公四十九歲
今歲四月。爲公東觀之期。而是春閏老報曰。尾公卧病。當觀於三月。乃先期而發。抵見附驛。閑老又報曰。尾公病間。嘗從定期。雖既上道。亦宜回駕。乃將西還。會中根壹岐守報內旨曰。宜速觀。二報各異。公乃與群臣議。渡直綱進曰。是不可輕進退。宜熟議焉。以臣考之。閑老書前後相反。然天下之公也。壹岐之報。雖出於內旨。一人之私也。舍公而從私曲也。不如從天下之公。公曰。正予意也。乃從意西還。至四月。義直公病益篤。乃遽治裝東觀。是月。義直公薨。當是時。幕吏疑公東觀若先期。其疑將益深。識者稱其進退得機。宜云。十一月。配牧界兵庫頭長保於田邊。以其有隱謀也。十二月。獵於大官。按。那波木庵集。有庚寅獵月從公獵至浦和。与野大官。上尾小室等之武城爲故鄉。蓋矣錄也。故載之。是歲。鑄鐘。奉大野本遠寺。使那波木庵爲之銘。亦成養珠太夫人之志也。

四年辛卯公五十歲

四月廿日。將軍家光公薨。八月。家綱公任征夷大將軍。是歲。由比正雪。丸橋忠彌謀亂。擬公

印章文書。偽稱公命。既而事覺。幕議喧騰。閣无議曰。不若召紀侯而詰之。若有他腸。可即擒也。乃伏健士以俟。公入。光友賴房二公及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皆以次列坐定。執政捧其印章文書而進。惶汗浹背。公徐披而閱之。莞爾解顏曰。奴輩密計出此。實國家之慶也。幕下必亦無所疑矣。若使奴輩擬外藩印章文書。不能無忘三世恩之顧慮。今乃擬某印章文書。豈非國家之慶邪。若猶有所疑。莫謹致和歌山城而退。事即了矣。因又大聲祝曰。國家之慶哉。欣然者久之。閣老皆股栗而退。直孝先出。忠勝呼直孝曰。掃部紀侯今日之言動云何。直孝顧而嘻曰。彼公真可畏矣。既而正雪。及其黨與。皆伏誅。

嘉應元年壬辰公五十一歲

二月。改作印章。以正雪詐謀之故也。七月。三浦爲春歿。年八十。先是。爲春致仕。剃髮號空環。子長門守爲時襲家。至此而歿。葬於名草郡坂田村了法寺。公爲給祀田三十石。

二年癸巳公五十二歲

八月廿一日。養珠太夫人薨。年七十七。公深哀悼之。將軍。便松平和泉守乘壽來弔。使松平伊豆守信綱。賜贈銀三百枚。先是。幕府給廩米二千苞。以爲香奩之資。至此有斯賜。禮遇特至。是月廿五日。乞暇護柩赴於甲斐。葬於大野本達寺。遵其素志也。九月歸江戸。

三年甲午公五十三歲

四月。次女。嫁於松平左兵衛督信平。十二月。賴純公。叙從四位下。任左近衛權少將。兼在京大夫。是歲。建養珠寺於和歌浦。以奉祀太夫人。

明治元年乙未公五十四歲

十一月。獵於小杉於浦和。是月。和歌山城火。留守。久野和泉守宗俊。消防有功。

二年丙申公五十五歲

三月。獵於小杉。十一月。復獵於小杉。

三年丁酉公五十六歲

正月十八日。江戸大火。十九日延及府城。幕府諸夫人。避火於我邸。時將軍猶幼。物議汹然。公務鎮衆情。泰然以天下安危自任。是日。公衣裝如平日。將入唁。路遇尾張郎。光友公。火裝而申復設焉。結束嚴然。出在中門外。據胡床以俟。公乃改着火裝。相拉而出。比至吹上門。天主關煙颶。光友公望而愕然。心危疑之。公徐謂曰。此閑道營既久。修繕之期方至焉。今屬烏有。不足甚惜耳。將入衛兵欲遏之。公勵聲叱從者以懼之。目光如炬。衛兵畏服。遂入。甲府綱重公。館林綱吉公。水戸賴房公皆在。共謁將軍而退。二月。光貞公歸藩。九月。爲光貞公。聘二品親王。伏見與清女。十一月。伏見王女。來歸於藩。是爲天皇。是歲。獻米三千石於幕府。由比正雪詐謀以來。群疑未解。加以今歲之火。流言紛然。會諸士俸米漕入品川。公悉獻之。以充官廩之乏。於是世諭稍安。先是。五月。賜印於鞠町。

萬治元年戊戌公五十七歲

是歲。猶在江戸。

二年己亥公五十八歲

慶安三年以來。留於江戸十年。是歲九月。始有賜暇之命。十月五日。發江戸。拜日光山廟。十一日還江戸。十六日。發江戸。廿日。抵甲斐大野。廿一日。展養珠太夫墓。廿二日。發大野。廿三日。拜久能山廟。廿七日。訪源敬公墓。於尾張建中寺。廿八日。拜伊勢大廟。廿九日。入松坂城。留數日。巡撫管内。十一月九日。發松坂。十二日。歸藩。是歲。世子夫人。伏見王女。移居江戸。

三年庚子公五十九歲

正月。徧班教示一通於封内。先是。熊野之民。有弑父者。吏捕而詰之不服。百口諭之。固執不聽。乃稟之於公。公聞之慘然曰。熊野雖僻陋乎。距治城不遠。夫鳥獸猶知孝於其親。今人而如是。是予不德之所致。實可憫傷焉。今彼既不服。而以法處之。是誣之也。不如厚諭以復其性。乃命儒臣李梅溪。使日講孝經於獄中。至三年之久。民始悔悟。深服其罪。吏以白公曰。嗚呼。彼愚駁自陷死。其情可憐。而法不可廢也。乃命處之法。於是。深思政教之不至。自草教示一通。徧班於封内。命每家揭一通於壁。今民間所稱父母狀是也。以大首有父母二字。故擬之。十月東觀。十二月。獵於小杉。

寛文元年辛丑公六十歲

三月。設壽筵。七月。水戸賴房公薨。

二年壬寅公六十一歲

二月。歸藩。賴純公從行。三月浴於湯崎溫泉。大月。復浴於湯崎溫泉。

三年癸卯公六十二歲

三月東觀。四月。從將軍拜日光山廟。光貞公從行。以大猷公十三四忌辰也。是歲。建禁殉死之議。大猷公

之薨。公召那波木庵問曰。西土亦有殉死乎。對曰。有。但無道之世有之。而有道之時無之。我近世。則豈太閤及烈祖之薨。曾無一人殉焉者。以是觀之。其得失可知也。公深然之。與諸臣議。先下令於封內以禁之。因謀於尾水二公。白之幕府。幕府是其議。乃下令禁之。海內殉死之禁。實基於公議。事詳載於遺草。

四年甲辰公六十三歲

三月歸藩。賴純公從行。四月。如田邊。五月。如湯淺。七月。如岩手。是歲。禁沃水之戲。國俗。有新婚者。遭歲首携至衢巷。沃之以水。或至國鬪。至此禁之。

五年乙巳公六十四歲

是歲。在藩養病。二月。如田邊。五月。如岩手。八月。嫡孫綱教公生。是歲。定玉津島社祭典。

初。社久荒廢不修。及公就封。置神田。造營祠宇。以尊崇之。至此。奉定祭典。

六年丙午公六十五歲

正月廿四日。夫人加藤氏薨。謚瑞林。將軍。使阿部豐後守忠秋來吊。又使堀田備中守正盛來賜賄銀二百枚。二月。護柩歸藩。葬於城南吹上要行寺。後廢要行寺。置報恩寺改葬之。

七年丁未公六十六歲

五月。公致職。世子光貞公襲職。十月。歸藩。十二月。營別館於城西。爲菟裘之地。建築極從儉樸。曰。人不可不自知。今踰耳順。而爲百年之計。是不自知也。既不能自知。安能知人。移居數日。群臣致仕者上祝焉。公從容謂曰。於家國之事。無所復措意。自今而後。當与御等茶燕。以樂殘年耳。

布施佐五右衛門進曰。公之有今日。實可祝矣。第田屋菊右衛門。淡輪新兵衛等。皆以不得一效驅馳於公馬前爲憾。公莞爾曰。大坂兩役。非東照公致職之後乎。佐五右惶汗而退。先是歸藩路踰高見山。慨然咏曰。武士乃弓箭登留名乃高見山。奈保伊久太比茂。踰登曾思布。

八年戊申公六十七歲

正月。光貞公割邑五万石。以賜賴純公。四月如網代。在莊田郡。縣。康山西海岸。五月如田邊。十月水野重良卒。年七十三。十二月。光貞公任權中納言。

九年己酉公六十八歲

正月。光貞公叙正三位。三月如田邊。八月營陽山別館。在那賀郡。粉川村。九月東觀路留於陽山別館數日。按那波木庵集。有重陽日陽山奉送我公東征詩。白鴻雁將來。是歲召荒川景元而祿之。

十年庚戌公六十九歲

二月。賴純公封於西條三万石。三月歸藩路拜伊勢太廟。十月光貞公收所割於賴純公之三萬石。仍贈二万石以助之。是月改定軍令。軍令一卷。使關根又左衛門。渡邊六郎左衛門爲公旗奉行。二人請曰。旗則五百之大中黑馬標則五采之幣。是公家定制。公與黃門公固無別也。獨大纏則如何而可。公曰。大纏則不製而可。一旦有事。予當与帶刀。安藤對馬。水長門。浦丹波。久同。從黃門纏而進。麌戰以示矜持也。大纏則不製而可。十一月。賴純公就封於西條。是冬公卧病。

十一年辛亥公七十歲

正月十日。公薨於城西別館。遺命曰。葬吾可以天台宗。葬儀有輕重。只於本寺。可從其輕以營之。是無他。以与南光坊大僧正有約也。若有欲問吾後者。則八宗九宗。各可以其宗旨之所志。燒香捧花。吾皆可受其吊也。諸人宜兼知之。勿以違背焉。公豫親書此遺命。以授光貞公。今西藏之。光貞公馳歸省病。未至而薨。將軍使石川美作守兼政來吊。又使松平山城守忠國來賜賄銀千枚。是月十四日。葬於海士郡。濱中庄上村。慶德山長保寺。公所嘗相卜也。謚曰南龍公。公之幼也。在東照公左右。習其坐作言論。而所接見。皆一時俊英。武門則佐々木賢長。中務畠山義春。入鹿山名豊國。入道山。樺高山岡景友。宮內卿三好滿長。丹後堀直寄。丹後立花宗茂。細川忠興。真田信幸。伊達政宗等。摺紳則曰野輝資。唯心法印。入道水無瀨親具。一齋等。僧徒則南光坊天海。金地院崇傳。儒士則林道春等。故於忠信義勇之談。及奕世典故。皆熟聞之。乃至刀槍弓馬之術。茶燕散樂之技。亦得其妙。嘗曰。士者四民之首也。不可偏於一事。偏於一事。謂之庸愚。古歌有之。武士乃櫻狩志而歸左者。屋乞志與見由留。花胡錄哉。凡爲士者。平生奉身。不失斯歌意可也。公又平生務致天下之士。其有名者舉而祿之。乃至四方浮浪之徒。所資給者。不可勝數。近畿最多。其顯者渡邊光吉。勘兵市川佐右衛門。按鳥忠臣。有市川茂右衛門者。又大阪役幕奉行中。有市川茂左衛門者。佐或矢誤。備考。中黒道隨。按常山紀談。初客於石田三成。二官右近。初武田三輪采女。筑尾氏。大河内茂左衛門。政朝。按續武家開談。初仕烈祖。大阪役。以犯軍法被大膳。鹿鳴傳左衛門。號久關。伊豆人。山田外記。永哲。神原高庵。式部大輔。康政。廣孫。詳于神原系譜。龍造寺高房。稱主膳。江守康岡。見中勢。初仕北條氏。後伊達卜玄。稱寛右衛門。龜田高綱。大隅等也。乃至高野山。比叡山僧勝子。伊伊都郡。伊達卜玄。門正勝子。

廿二
侶。各有所資給。以籠絡之。以備緩急。故四方之事。小大皆來報。如由比正雪詐謀。先事發七日。既得知之。其餘言行。多可錄者。采輯為遺事。以別藏焉。

清溪公命李梅溪撰譜略一卷。未成而歿。乃命荒川景元繼修之。又命鳥井源之丞興治以國字撰之。名曰假名譜畧。今考據二書。偏參諸舊記。修年譜一卷。是亦今公之所命也。明治七年七月臣上田草謹錄

南龍公遺事

廿四

南龍公遺事引用書目

大君言行錄或題顏宣公遺事

祖公外記

紀士雜談或題南陽語叢

明良遺蹟

擬朝議

源君譜

南龍公譜畧

龍之棟威

家中舊記

伊勢民間書上

廣浦八幡宮舊記

南紀風雅集

廣浦八幡宮舊記

野史纂略

明良洪範

武家七德

常山紀談

良將達德抄

紀伊國名所繪圖

校合雜記

昭代記

鶴毛衣

責而看草

先哲叢談

年譜方記錄數種

南龍公遺事

佛原

元和二年正月。織田常真東覲路謁烈祖於駿府。留三日。烈祖命奏散樂饗之。公侍。常真請公舞佛原。時公未肄之。烈祖心憐之。乃命公肄之。明日常真辭去。是月廿一日。烈祖殯於田中。將行。謂公曰。比予歸。宜熟習佛原。廿四日。烈祖臥病於田中。數日漸篤。乃迎護歸駿府。烈社在轎中呼曰。常陸熟佛原乎。曰。頗熟。烈祖曰。病愈。將試觀焉。後益篤。終不起。公深以爲憾。及後公移封於紀伊。建廟於和歌浦。因定祀典。特設春秋臨時祭。使以奏佛原。著以爲制。錄行。

任方面

大猷公嘗召公及尾水二公。設茶會。語次從容謂曰。以汝等藩屏之力。故能致今日之治。自今而後。猶深倚賴焉。尾公拜曰。臣等縱令執履從。不敢稱勞矣。公正色曰。臣雖有嚴命。不能執履也。若明日有緩急。驅率三軍。以任方面。此臣之所以報祖宗而忠殿下也。大猷公大悅。上同

福島正則。國除。公召其舊臣大崎長行。村上通清。與鍋貞成。而祿之。一日同召三人賜茶。公先手點以賜於長行。而二人則使子賀道圓點賜之。二人不悅曰。何待士之備也。今當辭去耳。公聞之曰。玄蕃在福島氏執政也。而爲一城主。二人則一隊長而已。待之豈得無輕重哉。或以語之。二人慙服。上同公嘗量一歲之入。取豐歉之中爲率。因作圖。色分之。畫爲七項。以充一歲之用。一曰。群臣之祿。二曰。朝覲之用。三曰。在江戶丸百之用。四曰。土不之用。五曰。兵馬之用。六曰。膳羞之用。七曰。游獵之用。土木過支。則減於膳羞。兵馬多費。則省於游獵。交互增損。彼此融通。以定爲出之程。名曰暮盤圖。上同謹按。有德公製納拂牒。以嚴定歲入歲出之程。其法基於此云。

朱明李自成之亂來乞援。幕府召諸侯議。公躍然而進曰。是耀皇威於海外之秋也。今募四方處士。尚可以得數萬。加以西海侯伯足矣。顧親藩之受封西方者。只有某。使某總督之。何幸加之。果然將驅率三軍。奮然進擊。以示日本人技倅矣。乃移檄於封內。急備軍須。真鍋貞成。經征韓役者也。選在從征中。蹶然起曰。往年之役。不得一死以立殺武。常為憾焉。今乃有斯舉。何其幸也。某雖羸卒。橫尸原野。使殘軀再生色。不亦愉快哉。既而出援之議止。公與貞成深惜之。同上

謹按。寃永小說。此議之下也。尾公曰。某於親藩最長。宜遣某援之。水戶公曰。某待罪於麾下。欲殲罪於一戰。公則如此條所載。而井伊直孝曰。三公之議。皆有理。然弊本邦以援外國。非計也。臣以為不援可。今據年譜所載。秀之公初建不援之議。幕議未決。尾水二公亦有出援之論。於是公欲自任。此條似與年譜所載。矛盾。故并錄以俟再考。

公以國用缺乏。命借群臣俸祿五分之一。約三年為期。徧令封內執節儉。而軍備一如制。有司或請減士馬之數。公曰。士馬之數。不可使減。減必以此供奉養。乃從長奢侈。如燭照而數計。使士馬之數如舊制。雖欲奢侈不可得也。既及三年。有司請曰。公用未優。願借群臣俸祿又三年。公曰。不可。既約三年不可違也。若明日有出師之事。將令曰。慶戰若有賞。彼將曰。嚮三年之約既違矣。明日之賞可必乎。則是令不行也。令不行。則軍氣沮矣。寒暑之運。天不違其時。天不許人。豈可詐乎。終如初約。

上同

官侍窮愁

公嘗調馬於沙耶之堺。兩驟至。避之南櫓。因見郭外行人。近侍青柳傳四郎者過。穿純子褶。服蘿紗雨衣。傳數寄屋標高履。使人執益於後。既而數正利三左衛門過。其兩衣則木棉。其足則跣。高揭其裳。手

往臣應施

自執傘。而健士如屏者十數人從焉。公顧左右曰。三左衛門少長於細川三齋。嘗習其風。故樸而武。質而威。夫以二千石之身。而能如是。何其難也。可謂真武士矣。以傳四便弱之態況之。如辱女之於勇夫。古稱視其臣而其君可知矣。傳四之醜態。予所深愧也。上同

上同

茶室

公嘗在廣浦別館。今在田郡養源會在田山楊梅方盛。一日從左右及侍嬪往游焉。長尾勝年與五右衛門當直。而無陪從之命。出拜送於門。公見曰。與五右衛門乎。將觀楊梅於在田山。今日之行。特屬嬉戲。故從左右侍嬪。不命汝從。雖無聊乎。宜留守焉。若夫長途馳馬。不得不首命汝從也。勝年感泣。同上

久野宗俊。新復茶壺而落之。公將臨之。會因幡執政荒尾志摩來使。公命宗俊接伴。因謂久野氏世第。茶室。茶室。勢武事。必至於游宴之器。明日又有他客。亦為盛會。乃諭使假渡邊氏茶器。既而公臨。志摩入。群臣皆在。及飯罷。上茶。宗俊自點之。而手不素習。前後失次。頗有難色。公熟視良久。顧謂志摩曰。彼丹後

者。家世以武聞。祖父曰。宗成。食祿八千石。多養驍勇之士。大阪冬役。與三宅康貞。松平家忠。同守駿府城。其夏役。屬於秋軍。當日所率精銳五十騎。弓銃手。稱之。部伍嚴肅。隱如望山。天熟於武事。而疎於游技。久野氏之癖耳。乃呼渡邊直綱。代點之。宗俊榮之。上同

安藤直治。誠忠奉公。名亞於父。不幸登死。其子義門。稱牛。猶幼。及漸長。公使之學政法。因問左右曰。千福足以繼父祖而任方面乎。世論若何。皆曰。有閩國之望。公合掌拜天曰。千福生而奇才。天不棄予。若執政而不才。猶失左右手。今千福生而奇才。我家之幸也。喜而不止。上同

安藤直清。好調馬。嘗出多金購駿馬三匹。晨夕調焉以樂。公聞之謂曰。聞汝得名馬。以試健捷善矣。然單騎銳進以爭先。特一騎士之爲而已。若夫任方面者。務養士。撫民。使之修軍須。以備緩急。是其

職也。不然汝雖健捷一騎單進而衆不繼將爲何用也。因命那波木庵抽讀通鑑漢文帝斥千里馬條使直清聽之曰汝其思之上同

寛永十一年公及尾公從幕府入朝幕府命尾公曰東歸之次將往駕於名古屋城尾公大喜乃命修整道路橋梁以俟。會幕府有戒心枉駕之議止。尾公憤然謂公曰前日有命故修整道路橋梁以俟今而議變是賣予也如世笑何。予將先歸據城以決死生。公攬淚曰公忘太公之言乎。往者太公謂我二人曰公與予者幕府之輔翼也善事石府只命之從遺命嚴然在耳而今背之非義其變前議固非疑公今歲公當東觀之期直徒大駕而東可也。尾公固執弗聽公曰公決意至此予不敢復違焉。但據城則非計也夫以一城亢六十州之兵無可成之理不若俟大駕過公國境以追擊之予當從伊勢航三河以相應援彼柔情旗下士疲於道路固不足破也是公事可唾手而成也不幸破焉。公與予連枕而死耳若受圍於一城以死豈非天下後世之耻乎於是尾公翻然意解曰予首事死固其分也今乃使公并蒙禍是重背遺命也予甚懼謹從明教公乃大喜既而幕府歸江戸公則西歸尾公則歸名古屋後二旬東觀幕府喜曰卿不來吾將往見焉今乃來見幸也上

一年大雪獵人報曰冬野村多禽鳥可獵於是倉卒命駕久野宗俊從焉比抵中島雪益甚咫尺不辨乃護駕入懇福寺而憩徒看立庭滿身如被綿手足皆凍宗俊白寒甚得無損元氣哉群臣亦甚苦請回駕以俟明日公從之宗俊在吹上乃縱遣之駕傍小宅堤而還晴矣吉見經孝衛門亦從謂衆曰今日多獲可知矣惜爲久野氏所誤清游噴々不已公聞之曰前也雖予亦知其或將晴然彼懇切言之故還耳群臣見之將曰執政之言君公猶屈從之况我輩豈可違哉若明日有緩急

將假彼鉄鎌之權以任一方則群臣必謹奉其指麾矣豈不勝今日獲百千禽鳥哉上同

公在江戸邸嘗得不眠之病每夜使群臣交互侍談堀田九郎右衛門當直九郎本仕丹後守堀直寄以武勇顯公出一卷書曰此汝舊主堀丹後大坂役首級名簿也不載汝姓名何也九郎熟視曰是實本耳乃取其所藏而上之曰臣所獲首級必有確據他日當以實本爲故紙既而役滿西歸至小田原驛飛書追報公命曰曩昔之夜出示大坂役首級名簿詰其不載汝姓名汝乃上所自藏曰臣所獲首級必有確據他日當以實本爲故紙予頃得一本載汝姓名的然可證今并實本賜之曰宜以爲故紙九郎右衛門讀訖感泣久之既歸會親戚朋友具語之因取實本扯裂投爐火云上公嘗定四月九日爲佳節每歲會近習詣臣語長久手役之事曰昔天正十四年四月九日長久手役東照公以軍擊衆師大有利豐臣氏良池田信賴及之助森長一等皆死他日一統之業實兆於此矣予因定爲佳節外記祖公

公之少也嘗怒侍臣取刀鞘擊之安藤直次聞之即朝直進抱持其兩膝直次雅有臂力公痛甚不能動直次徐白曰聞公怒侍臣取刀鞘擊之此非人君所爲也公有所怒盡命臣謹之而親下手乎輕舉如是恐不能保五十萬石宜深加意公若不聽臣敢請公自裁公堅謝不敢而後縱之其所抱持轡及衣皆穿肉爲之墳起侍者設浴公護傷痕卻之侍者問得無痛乎公曰非爲痛也須他日語之今則不可直次既卒乃指傷痕曰此帶刀之貽也使予無此痕乎安得保五十萬石以至今日乎

嚮所以卻湯者欲傷痕久不消也左右感泣明良洪範

公方理髮尾公來訪公命左右請俟理髮終安藤直次在側疾聲呵曰豈有尊客來訪而空留之者

哉。宜捲髮出見。公聞而慄然流涕。遽出見。既而尾公出。公謂左右曰。前也予出涕。汝知其故乎。皆曰。帶刀竚立。公殆不能堪耳。公曰。否。滿廷之士。皆以甘言啗我。乃雖屬幕府之尊嚴。猶有所假予。而帶刀塞道。無毫所假。忠誠如帶刀。未之有也。以如帶刀其人傳於我。豈非太公深意哉。感載其恩。所以不覺流涕也。同上

公嘗東觀。將從松坂航熱田。風波甚惡。群臣更諫。公銳意航海。固執不聽。松平忠尚三郎、兵衛三郎進諫。且曰。臣誓神明而來。公若不聽。有一死而已。公屈意從之。取路於陸。抵乘名而航熱田。比駕抵池鯉附。忠尚迎拜於路。公見曰。汝何為而先在此。忠尚曰。臣憂諫止航海。而從駕於陸。是臣畏險而自便也。故昨從松坂航吉田。還於此。聞者敬服。公無言而罷。後密召忠尚。賜刀賞之曰。卿不賞汝者。恐或微汝冒險徒死也。同上

公嘗調馬於宇治之埒。風吹巾墮。瞬息間拾之。馳驅如故。操從輕捷極得其妙。吉見經孝等。皆極稱揚之。後三日亦調。松野惣太郎侍。惣太。善御者也。經孝語公前日之狀曰。惣不便卿見之。惣太曰。如子言。是技未熟耳。公聞而詰之。惣太曰。昔烈祖之御馬。稱海內第一。小田原役。烈祖爲先鋒。取路於惣原而進。丹羽長重。長谷川秀一。堀秀政等。取路於日金嶺。在嶺上觀。旌旗馬標。翻然而動。乃相謂曰。彼德川氏之軍也。彼嘗以善御聞。必善踰絕險。可試觀也。烈祖進逢一溪流。下馬倚人肩而濟。使國人護馬濟淺灘。長重等從者噴々議曰。彼以善御聞。今乃如是。其技可知也。長重等叱曰。止。平嘗聞其善御。不圖慎密至此也。夫古之善御者。常避危險。以從萬全。况方行軍。最宜持重。此德川氏之所以爲善御也。由是觀之。公之輕捷。爲未熟其技。公聞而深善之。乃命左右。具記其言。以自警云。同上

安藤直次之傳於公也。烈祖誠公曰。宜視帶刀如父。勿敢有違焉。及公移封於紀伊。旣入城。燕居之宴。甚樸。公嫌其粗。欲改作之。直次聞之。不可。曰。城郭以要害爲主。何爲無用之飾。左右以白。公屈意從之。及直次旣卒。或欲改作其室。公曰。此帶刀所痛戒也。豈可違哉。竟不改作。紀士雜錄

公嘗如湯崎浦。連鯨船。藩有捕鯨船五百艘。別部伍。設旗幟。吹螺以爲號。無晝夜。無晨昏。鯨至則指揮其船。以捕之。宛然海軍也。事聞於江戶。幕府乘輿以詰之。公會群臣而議。三浦爲時。渡邊直綱。皆言宜止。公曰。得謹而止。是成爲譏軍也。不如不止。而復詰焉。則辨之。會加納直恒至自府城。其議如公意。乃爲之如初。幕府亦不復問。言行錄

坂口作兵衛。素以武顯。公召而祿之四百石。旣死。其子源助。性惰弱。命襲其祿。有司白。源助不肖。宜減其祿。公曰。予固聞其不肖也。顧我群臣。不幸有不肖之子。不少矣。其輩將曰。坂口氏子不肖。被減其祿。我一世之後。亦可知焉耳。無所望於斯世矣。今使源助襲其祿。彼亦將曰。源助之不肖。猶襲其祿。何恩遇之厚也。安可以無一死之報哉。是費源助之祿。而攬群臣之心也。其爲損益如何哉。同上

公嘗游獵。路諸左右曰。昔有加藤喜助者。行道撫其刀以自備。人或笑其過嚴。姊川役。朝倉氏二騎士。僞戎士。提首級直馳入。追當太公馬前。將一擊斃之。喜助從焉。撫刀如常。直拔刀斬其一人。天野康景。三郎兵衛斬其一人。太公亦拔刀寸許。喜助之用意。於是乎效矣。抑朝倉氏二士。挺身進入敵軍數千中。何其勇也。及檢其首。口中含一足無間地獄誓辭。決意之壯。可想而知矣。石野氏利傳從焉。追曰。彼心朝倉氏親近有恩者矣。壯勇如彼。無以易之。公不憚曰。何言之過也。今日從我者。誰劣於彼哉。且以親疏貴賤。有勇怯之別。非純臣也。汝妄言爲衆所譏。將何辭以謝。苟

生而爲士。誰甘爲彼下哉。同上

有祿三百石之士。出多金購書畫幅者。公聞之。命監察廉其居家狀。乃具記而上之。公又命廉其軍備。則嚴然修矣。公喜曰。武備既如是。而及器翫。亦何妨。且有他邦客。壁間徒揭三神訖宣。是不華國也。無所復問。同上

公之於士。甚於食色。士亦爭出於公門。高木右馬助。美濃人。以膂力聞。去其鄉。轉客於伏見。或薦之。公曰。聞彼膂力絕人。予豈不欲祿之。顧力士非所患也。予雖好士。奈何沒民之膏血。養不急之士哉。武家七德

公常逍遙於近郊。過一村落。有老嫗綸絲。忽見公過。繹絲而拜。公命使綸之。留步而觀。吉見經孝從焉。公指而謂曰。此織々之絲而已。合以爲綸。可以引重。戰陣亦如是。使協心戮力以進。寡可敗衆。爲主將者可不思哉。其觸類誘人。往々此類也。祖公外記

正保中。鑿井原衛新溝。以注西海。一以利漕運。一以爲要害。命加納角兵衛。久佐野兵藏。裕駿河分限帳在大
小姓衆之列。董之。工事方就緒。時公在江戶。會守依見左助東下。公乃召佐助。問其成功之狀。且謂曰。汝知獅子乎。夫獅子百獸之雄也。一咆哮焉。百獸震悚。而其吼踞止。必於千尋之谿。有所戒也。彼既雄於百獸。宜無所畏。而猶自戒如是。况主於天下國家者。無其備而可乎。昔武田信玄。張其武。而無城郭之固。及勝賴。爲織田氏所攻。不能支一月。一敗乃逃。北條氏政。支豐臣氏。六萬軍者數月。非其武過勝賴。以得要害耳。備之不可以已也。聞有議新溝之舉者。曰。爲主將者。當攻城野戰以立殊功。乃欲據孤城以自守。何以威敵。嗚呼。是匹夫之見耳。夫因利制權。兵法之妙。故爲名將者。臨機

應變。以制勝。兵豈有一定之法哉。同上

按新溝之役。以幕府嫌疑之故。其工事半途而止。識者惜之云。

宇治元寺街溝頭有土豚。而植列松者。在淡野氏時。然。及公移封。益崇築之。環以竹籬。隱然爲一要害。公始崇築之。構思有年。嘗在江戶。一日請立花宗茂。真田信幸。被府城地圖示之。問要害所處。二人皆指此溝頭曰。是宜築土豚。公喜其見不相謬也。同上

按故老傳言。後世商賈。嘗請毀土豚而爲市肆。一老人聞之曰。此祖宗深意所存。不可毀也。乃止。及推其後。竹籬壞而不修。土豚亦從陵夷。遠見往時者。有世變之嘆云。

有講兵法者。進言曰。四境曠闊。經途太多。臣私思防禦之方。恐公家士民不足守也。宜豫設法備之。公曰。善。後謂左右曰。使我武盛乎。四隣侵入。非所憂。四境曠闊。何足爲意。夫爲名將者。先審其謀。養士撫民。畜馬儲糧。使四隣聞而畏。何憂其侵入哉。同上

紀伊沿海百里。公視要害所處。各置保侯以備之。又令每浦置常備船數十艘。所給其舟。予俸米。稱其員而儲之。或漕運四方。命別船以補闕。必充其常數。又每村置銳廿挺以上。硝藥錦之。因使以農勿蹈藉。監察野本友憲。謂大兼意傳令。衆皆合掌仰其仁。旣入城。友憲頻稱揚之。衆皆感服。獨水野民。皆便之。祖公外記

按有德公。大慧公。皆最用意於海防。遵守祖法。而益修之云。

公嘗獵於松江西庄。還至湊街。捨船就步。時方仲夏。路傍曬麥。劣通行人。公曰。此民庶一年之食。謹勿踏藉。監察野本友憲。謂大兼意傳令。衆皆合掌仰其仁。旣入城。友憲頻稱揚之。衆皆感服。獨水野

重良不悅曰。此一環節耳。君之所爲。往々如是。故下皆媒上。夫國君所過。宜洒掃待之。今乃曬麥不顧。妨行。其慢甚矣。乃從而避之。不亦異乎。若夫仁政。則自有在焉。區々小惠。不足言也。友憲白之於公。公大悅曰。誠如淡路言。即命除所課水手米。課府下漢街市民。給舟子俸米。謂之水手米。市人深德之。每月公忌日。廢

漁業至今云。言行錄

在田郡矢櫛浦。舊無人烟。元和中。公屢游熊野浦。船過此。命捕鮑以觀。後召岸。妻郡津賀浦漁夫。古川茂。兵衛。其妻久満。古川茂大夫。其妻千代四人。移住於此。以漁爲業。因賜海老船三艘。捕鮑船三艘。除其雜稅。久之。子孫繁衍。各分其產。開巖穴而居。終爲一村落。其後戶口歲增。終至八十餘家。皆二人子孫。不交一他姓。公薨之後。民思其德。建祠彫像。以爲土神。歲時祀之。又以時拜長保寺。廟。薦其土產。至今不絕。據紀伊國名所繪圖。及村中旧記。

日高郡。龍神村溫泉。極清醇。以在僻遠。人不知之。及公就封。搜而得之。爲設浴室。移殿壇內。村民除其雜稅置之。於是來移者漸多。終爲一村落。溫泉之名大顯。來浴者益多。民因以爲產。後人思其德。立公祠。爲土神。歲時祀之。同上

海士郡。布引村。素砂磧。荒廢不修。寃文中公巡郡。熟視地形。謂可以耕種。命開墾之。移民居之。後漸繁衍。終爲一村落。乃因出島村洲渚。南出處增築之。以避激浪。公又謂地宜西瓜。命種西瓜。終爲名產。民大賴其利。後土人思其遺德。每瓜熟必先薦其新於長保寺寢廟。那賀郡。新村素爲貧村。公亦一日巡郡。深察民情。命除雜稅。使營其產。於是始得安其堵。民亦思其遺德。每公忌日。必拜長保寺寢廟。每歲終必齎菜根而獻之。皆至今不絕。據仁井田好古所著擬朝議

按鶴之長保寺守僧云。初有每歲終齎菜根而至者。直置之庖厨。不告名字而去。無知其爲誰。庖人例以供歲旦之奠。後久而知其爲新村之民。猶未知名字。

在田郡元多貧村。公一日巡行郡中。其民往往衣不掩體。公見而詰之。乃以實告。公嘆曰。予聞天文。養人無地不備。此豈無就其利可以爲生者哉。乃相地勸課種密。後稍繁殖。民大賴其利。海士郡黑江村。亦民難於爲生。公命製漆器。民以殷富。皆終爲海內名品。紀士雜談

按安藤氏舊記。直次移肥後八代密相種植之云。

在田郡廣浦。嘗屢有風浪之患。寃文中。公命築馬頭百餘間。於是始免其患。民思其德。建祠祀之。上同

按廣浦八幡宮所藏直匾。長九寸五分。幅四寸八分。表匾題紀太守賴宣御祖尊八字。其背面曰。

寃文中。太守賴宣公。廣浦築干波戶百餘間。救村民之患。太守之慈愍可偉乎。是以村民嚴其德澤。建神廟。爾後寶永四丁亥十月四日。波戶及民屋。流漂逆浪。寃政五年。再築四十餘間。復建神廟。齋日川海藻謹爲供。乃因寄奉祝藻刈神也。是永保至誠之遺風而已矣。寃政九丁巳正月

甲子。

伊勢國。奄藝郡。野町野村。本原野曠莫。棄而不修。公謂是可。望闢也。乃命有司除其租稅。使民縱望闢之。民大喜。爭望闢之。遂結廬而移。後戶口繁衍。各爲一村。皆安其堵。公既薨。各建祠祀公。以報其德。至今不懈。又同國。飯高郡。小黑田村。亦公所命望闢。土民祀公爲產神。今猶爲村社云。

公嘗在江戶。聞國民有生三子者。乃命給俸米。後謂一士西歸者曰。予嚮命給生三子者俸米。思其貧而難給也。頃聞之東來者。徒爲希世之事之故。由俗吏不達理也。汝歸之日。宜諭以天道好生之

按父母殺其子者。和漢皆有。彼謂之洗子。我謂之間引婦壓殺辱上。謂之間引要之。逼飢寒之所致也。風俗陵夷。慙頑成性。此弊不可漸長。蓋公豫防之於未萌云。

公務探古蹟舊址。以封殖之。使勿絕於後世。有司掌圖和歌浦諸處可望闢者上之。公命曰。勿以得小利而毀名山水。如廿一代集所載。最宜保存之。凡樹木經年者。必勿斬伐。後人或議曰。紀公營利以毀有名諸處。予甚耻焉。一年布引村松樹將枯。公曰。是亦一勝地。命保護其松。和歌村毫游巖鶴立島。及友嶋諸勝。皆公所命李梅溪而表也。言行錄 言行錄 諸書

公舉村上通清爲惣軍武者奉行。幕府庶士聞之曰。紀公不乏熟舊之臣。乃擢新臣以任重職。是不可解者。獨久世三左衛門棹頭曰。此紀公之所以爲紀公。汝等井蛙之見。何足以知之。夫舍舊而舉新。天下聞之。將曰紀公之舉人無新舊無親疏。唯其才能。豈非天下之仕國哉。將爭先出其門。其慮可謂深矣。衆皆懼服。同 上

公嘗令封內凡山林。當使常齋茂勿妄斬伐。大久保忠成四郎左衛門爲松坂城代。多伐城中樹木。公嘗從江戸歸入松坂。見之而怒。使左右詰之。答曰。四郎左衛門令伐之。公林掌曰。果然。四郎左必有所意。置而不問。衆服公善遇大臣。紀士 雜談

公務攬士心。月正嘗病。執政請曰。公病未復。恐難一朝盡受諸士進謁。分尊卑。兩日見之如何。公曰。士豈可以尊卑爲別哉。當依舊例。元旦盡見之。但每人而受其謁。差爲煩勞。命各依其班。同坐一堂。而予巡見之。未爲勞。從之。群臣悅服。言行錄 言行

公性強記。凡人一見之。雖歷數年不忘。如四方間侯。亦能辨識於稠人中。未嘗誤。買妾於京師。求其嘗歷仕諸侯者。以探索四方之事。備他日緩急。同 上

公嘗在江戸十年。而歸其歲玄猪節。舊俗以十月上亥日爲玄猪節編見群臣。各手賜餅。既罷。左右請曰。今夕進謁者甚多。極爲煩勞。得無損元氣哉。公曰。否。進謁五倍於今夕。不爲煩。主將固不厭多士耳。同 上

公燕居之室。列記新舊諸士姓名於壁。以便於一目瞭覽。每朝見。先遣左右盡點檢其姓名。然後出見。故雖在最下者。皆能知其人。或直呼其名。以有恩言。故衆皆樂朝會。爭先而出。嘗某佳節朝賀。給事女入報曰。諸士旣列。公憤然曰。士之貴賤命也。要之莫非四姓之胤。後宜稱御士衆。同 上

公嘗謂其所親信者曰。聞群下或稱予愛不才者。噫。予豈愛不才者哉。其稍有才者。取置之官府。以任一職。以獎其才。其不才者。置之左右。以教育之。以養其種。是予微志也。

公嘗漁岩手。使諸士泗以觀。佐波與助不習於水。將溺者數。水野十大夫在舟。呼曰。與助不能泗乎。何不憇於舟耳。如十大夫言。殆失一士矣。言可不慎哉。言行錄

公晚寢。嘗語左右曰。予四歲時。從太公漁。路逢溪流。公命騎而濟。予有難色。從者察之。左右擁護。公見曰。怯哉。叱從者避之。後又七歲時。從漁。亦逢溪流。公命躍而踰。予心愧。四歲時事。故奮然欲躍而踰。過墮於水。從者引網而揚之。蓋公豫設網。以試之。險難也。今而思之。不覺灑淚。雜記

大猷公嘗將臨堦田正盛邸。正盛請公別邸松樹。以修庭園之觀。公乃親臨別邸。擇其最佳者贈之。

記士 雜談

左右以白。賜正盛。公何自勞。公曰。否。彼將供幕府之觀。不敬而可乎。左右悚服。言行錄

寃永中。公久卧病。幕府患之。屢使使問狀。或賜鳥魚或賜菓糕。又使安藤重元。加々瓜直澄等。留宿以看撫。日白其狀。武田道安。嘗治公病有效。道安時奉仕京師。幕府欲爲召之。公固辭曰。天子左右。不可無道安。縱有恩命。臣不敢奉。後公病新痊。登營。幕府優待。特命允乘轎入中門內。公辭不當。必至中門外下轎。其尊王室敬幕府。大率此類也。譜畧及紀士雜談

寃文中。幕府令侯伯。定士人衣服之制。務從節儉。尾公曰。我爲親藩。實與幕府同一家。豈可下等於侯伯哉。置而不改。公曰。親藩者。天下所具瞻。不可不率先以奉命也。乃下敍於封內。以定其制。其從左京微祿。當仰給於宗家。乃將以其器爲質。是器終歸宗家。而左京亦易請。予思之耳。左右乃服。言行錄

公多頒珍器於賴純公。左右請曰。珍器世所最寶者。宜如傳之宗家然。今乃頒之庶支。何也。公笑曰。

左京微祿。當仰給於宗家。乃將以其器爲質。是器終歸宗家。而左京亦易請。予思之耳。左右乃服。言行錄

公多頒珍器於賴純公。左右請曰。珍器世所最寶者。宜如傳之宗家然。今乃頒之庶支。何也。公笑曰。

左京微祿。當仰給於宗家。乃將以其器爲質。是器終歸宗家。而左京亦易請。予思之耳。左右乃服。言行錄

公多頒珍器於賴純公。左右請曰。珍器世所最寶者。宜如傳之宗家然。今乃頒之庶支。何也。公笑曰。

左京微祿。當仰給於宗家。乃將以其器爲質。是器終歸宗家。而左京亦易請。予思之耳。左右乃服。言行錄

明曆災後。都下流言。久而不止。人心危懼。適公在松坂。都下洶々之報至。公披而閱之。唯曰。宜使速營赤坂邸。乃飛書急起土木。於是流言稍止。先是營瀬坊邸。按先是官邸。在竹橋門外。明曆之災延燒。因更賜御坊云。工竣。候伯來賀落成。唯稱其壯麗。獨大久保彦左衛門稱曰。表裏之土木哉。察公微志也。人以彥左爲敏。外記公蘆川十休。屢薦遠山某曰。族貴而有才幹。可舉也。公曰。凡進見者。莫不譽渠。夫人好惡各異。宜有或毀或譽者也。而偏毀偏譽。是其人必皆大惡。今遠山之有偏譽。是僕人耳。孔子曰。衆好之必察。衆惡之必察。何則。譽或出阿黨比周。毀或出其人特立不群。故徒以世論取人。不過鮮矣。言行錄

公嘗召那波木庵。問殉死得失。木庵極論其不仁。於是與諸老臣議。下令封內禁之。万治四年春在江戶。一日召侍醫佐藤良庵。謂曰。殉死之不仁。和漢古今論之悉矣。昭代文物漸闊。獨此弊未除。予辱受顧托之重。安可默而止哉。今將建議。禁之如何。良庵拜曰。國家幸甚。後謀之尾水二公。尾公曰。

國俗固陋。禁之不易。水公默而不應。於是諭之酒井忠勝。忠勝未服。公斷然建議。及寃文三年。幕府下令禁之。言行錄

下禁之。及神君謹

按寶永中。深見公薨。近臣有斷髮者。有德公祓其爵祿逐之。深畏殉死之禁漸弛也。又按寃文元

年七月。水戸威公薨。近臣有欲殉死者。義公諭止之。會津正之公亦棄之。皆在幕府發令之前矣。

原田權之助。按權之助。初仕金吾。中納言秀秋。食祿千石。一日進言曰。今賜千金。未必致死。而一言

之下。能使之視死如歸。故爲主將者。雖一言之微。其所關甚大。不可不慎也。公以爲至訓。賜時服一

襲。深賞之。言行錄

公嘗榜示法令十二條。民或作書悉取之。公見曰。有議法令者。國家之福也。獨其七條如所取。若夫

五條。則有非小民意所及者。宜詳論之。遂無死問。言行錄

按寃永寃文間。諸榜令一卷。敍書一卷。皆詳明的實。國基所立。今謹淨寫。藏於文庫。

寃永中。武州八王子。有猛猪爲害。鄉間患之。幕府命先鋒銃隊捕之。不獲。大猷公嘗知公好獵。及公入謁。公諾。乃至八王子。召村長爲之備。約期而還。豫戒群從者。尾水二公。各贈其畜犬。及期公發往。嚴布行伍。乃踞胡牀。設樽飯於前。召水公犬食之。命曰。汝宜發縱。犬低頭久之。忽昂頭掉尾。躍

然入山。小間。忽然一大猪狂亂走出。犬追隨圍旋。遂躍斃之。衛卒見其頗困。護而避之。放他犬啖之。猪更不以爲意。公乃命放尾公犬。跳踉進齧其喉。猪衛冒益甚。公麾衛卒執槍而進。遂刺殺之。犬猶依其喉而死。公深惜之。

按良良洪範載此條曰。御廬近長田滑左衛門語之。清左當日從獵者也。

公善泅。一日泛舟紀伊川。至中流。爲剥瓜皮之泅。且泅且剥瓜皮。水較多有此類。使諸士從泅。追及者賜其瓜。不及者自耻益勵精。於是善泅者多出。公又嘗縱大崎長行等於守治河原。因自試泅使觀之。公先投水而待。金野傳九郎執銃。田宮平兵衛執硝藥。公徐受銃。平兵衛進授硝藥。公遙期浮鴨而發。中之。於是反授銃於傳九郎。平兵衛進取其鴨還。從容如陸上之鳥。此饗食也。又命近臣侍宴。因豫戒舉烽爲號。至期舉烽。皆騎而馳。至得其懲宜。公謂長行等曰。在平日使令群臣以軍法。是亦譖軍之一助耳。祖公外記。

烈祖嘗會諸公子。問其所欲。或曰。欲得天下。或曰。欲得大國。公曰。願多得賢臣。烈祖有喜色。紀士雜談公嘗聞橫田大學仕上形累勝名。欲祿之。謂板坂卜齋曰。伊達政宗與大學相知。故謀之政宗。卜齋曰。臣與政宗交疏。柳生但馬與政宗善。請使彼謀之。但馬乃往謀於政宗。政宗曰。彼若一萬石而可致。予祿之既久。唯其不肯也。且詳語其事功。卜齋以報。公益欲祿之。留卜齋相謀。適安藤直次在屏後聞之。謂曰。公何謀。曰。欲祿大學也。直次曰。公有何餘地而祿之乎。於是事終不諳。後常以爲憾。時年十

四。言行錄。

元和五年夏。公與尾水二公從幕府入朝。留十數日。每夜避暑。泛舟淀川。時福島氏國除。收城使安

藤重信等。將西下。公見其船。促舟子從之。謂重信曰。此行勞矣。予聞正則善養士。予欲祿其良。卿爲介之。不厭多也。重信諾而去。後謂人曰。駿河公猶少。愛士如彼。烈祖鍾愛有以哉。言行錄町野宇右衛門。始仕佐々成政。有戰功。成政亡。仕木村伊勢守。亦有戰功。木村氏亡。後客游四方。嘗與真鍋貞成相知。乃介貞成求仕於我。貞成因蘆川甚。五兵衛白之。公素聞其名。於是大喜。欲速祿之。安藤直次。彦坂光正等。有異議。事不諳。藤堂高次。乃召而祿之。初。町野之求仕於我。其友櫻井某。井尻某。關澤某等。示其諸役功狀於貞成。以爲證。貞成乃呈之。公益喜曰。予一生間。必祿町野矣。宜置功狀於我。以期他日。及仕高次。高次徵其功狀。乃來請反之。貞成以白。公深惜不反與。貞成乃以實答。高次聞之。嘆曰。紀公一言。實町野之榮矣。既有紀侯一言。何要功狀。抑隣國有名將如是。眞可與矣。言行錄

按史稱。公好勇。練兵備。器械。多招名士祿之。時人疑其有異軌。伊達政宗。盡心奉幕府。常命巨室大臣。料其養士多寡。以備變。一日。詣我邸。士大夫旅迎旅送。臨去。顧謂公曰。盛哉士也。天下有正則。楷紳。而非其人所親署。又特有貧形。使者還。具報之曰。誤哉此占。公曰。否。予使小栗長十郎署之。誠如其言。貧形之占最善。予辱爲東照公子。宜并領數國。而僅領五十萬石。非貧而何。普明院可謂善占矣。言行錄

初烈祖欲與公駿河百万石。未果而薨。養殊太夫人心甚憾之。每以爲言。直次曰。使我公食百万石。

太過。公聞之云。帶刀語簡而盡矣。後屢遭猜疑。人服直次遠慮。同上

酒井忠勝嘗請曰。聞公藏小堀遠州。遣江守政一。嘗爲伏見奉行。

稱宇右衛門。土詰之。答曰。塙師爲之。公怒曰。俗物損雅趣。汝昔工事。何不先請之。終使雅

器爲廢物。且誤讚岐之約。可惜。既而召加納直恒語之。且曰。嚮予命造斯石檠。自謂物不能無損壞。

珍器可傳於後世者。宜置其副。故命造二基。一置之江戶。今所損壞乃是一。潛之於國。置粉川寺竹

林中。欲累之風雨。以生苔色也。今將潛之以應讚岐之約如何。直恒以爲然。乃命急潛之。召忠勝點茶以觀之。忠勝大喜。罄歡而罷。直恒服公慮周於物。上同

有醫曰佐藤三益。住府下。家極貧。殆不能舉火。其妻爲石田三成女。避嫌秘之。公聞而廉之。乃以實告。衆疑其受譖。公曰。三成雖我仇乎。豈臣氏大老也。彼人之女。而落魄至此。可憫。命給甘口俸。以養

其夫妻。忠士雜談

按石田三成。既就傅。諸將帥爭折辱三成。獨溪野幸長視之憫然。脫其短襖衣之。曰。子雖予仇也。

同爲豐臣氏臣。吾不忍乘其困。加以無禮。東照公聞之。心敬憚幸長。英雄心事蓋皆一也。

大坂冬役。公次住吉。一夜風雨大至。諸營騷然。倉卒嚴守備。有擐甲結繩而走者。公見之笑曰。名將之下無弱卒。何恐懼之有。風雨之變不足驚耳。因自謂曰。尋常風雨。猶且如是。倘大軍最不可不用

之。下無弱卒。何恐懼之有。風雨之變不足驚耳。因自謂曰。尋常風雨。猶且如是。倘大軍最不可不用

之。公在營中。每夜着袴衣。以自戒。比曉輒脫之。不使人知之。獨木下主馬密見之。云。謹

意也。公在營中。每夜着袴衣。以自戒。比曉輒脫之。不使人知之。獨木下主馬密見之。云。謹

唯其兇暴。故亡其天下。夫殺人以爲樂。禽獸之爲。非人所能忍也。故西土施刑。以屠者爲之。公作色而入。其夜召治所曰。汝書日之言。誠當。予不復手試刀矣。愧悚不止。後命作人君明暗圖說以進。晨夕自警。言行錄。人君明暗圖說。武於治所遺稿。

圖說。武於治所遺稿。

治所常侍備顧問。一日公問曰。上世則和漢皆有大善人。亦有大惡人。後世則無大惡人。亦無大善人。何也。治所曰。否。今以公家言之。大善大惡皆有。公曰。其人爲誰。曰。正色詳言。格君心之非。寢食不憚而入。左右謂治所曰。歎斥君側。不敬。且子之自負。不亦甚乎。治所正色曰。汝以予爲如何人乎。予雖不肖。辱居師傅之任。陳善閉邪。是其職也。安得不自任哉。如兵庫。其爲大惡明矣。予所言正也。何爲不敬。且自負哉。其不憚如是。公益優遇之。不一日離左右。記士雜談。

或嘗謂安藤直次曰。紀公之能納諫。蓋卿輔導所致。其苦心可想也。直次曰。否。是非老夫之力。此公天性乃然也。可謂邦家之福矣。鶴毛

公常聘熊澤蕃山講經。聘由井正雪講兵。一日二人相會。相與張目。注視良久。遂不交一言。既而蕃山謂公曰。今見一士。不知仕臣乎。將處士乎。公曰。渠爲我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者也。蕃山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公曰。前日比退朝。見某衣某形人。未知其爲誰。公曰。渠說我以經書。岡山藩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然公終禮敬蕃山。送迎及門。蕃山嘗爲公著大學或問二卷呈之。參取先哲叢談。蕃山行狀。及紀士雜談。○按叢談稱某侯。蓋當時有所避也。

按先哲叢談。某侯崇重文學之士。有名諸士。多曳裾其邸。山鹿素行。又應其徵。屢詣侯邸。侯愛橘正雪。正雪以兵學有名於時。嘗邂逅於侯邸。正雪手儀貴重。甚有威望。長於素行。十三四歲。聞素行精經義。亦長韜略。頗禮貌之。素行叙寒溫外。不發一言。他日謂侯曰。臣視彼容貌。以熟察其意。不可測知。君必勿近如彼士。侯不可。時候欲以月俸七十口。賜素行。使爲臣。辭而不就。是與此條所載。甚相似。蓋素行亦自有此事。而所謂某侯。亦恐爲南龍公。今錄備考。

公嘗招真田信幸闇談。語次。從容謂曰。卿嘗熟太公爲人。幸爲語之。信幸曰。某觀公平素。動容周旋。甚似太公。獨取士之術。公不及也。抑某家祿。公家五分之一耳。然緩急之際。快戰而死者二百騎。嚴然有之矣。公贊嘆久之。識者服其桓懷容物。紀士雜談明曆三年。江戶大火。城郭邸舍。延燒略盡。松平信綱。決議盡罷諸侯就國。公聞之。不懼曰。當斯時。諸侯在國者。將盡召之。乃使之就國。果何心也。且此大事。不與予謀而專斷之。不敬甚矣。急召信綱詰之。信綱曰。凡事有機會。廣採衆議。遷延失期。雖有良策。誠無益也。故某敢決行之。專斷之罪。固所甘受也。抑疇昔之災。邸舍延燒。皆失其居。今使之就國。是失居而有居也。且倉廩皆燼。百萬人民。仰給縣官。唯候飢餓而已。蓋公所慮在其謀叛也。使彼有叛心乎。與起江戶。何如起其國。起江戶。不能無狼狽之患。起國易爲之策。公以爲如何。公聞之。深嘆稱曰。誠如卿言。怒氣釋然頓解。責而

附養珠夫人

養珠夫人。實陰山氏。母曰智光夫人。治部大輔北條氏隆之女。嫁於左近大夫一云大夫正不賴忠。三寶

浦氏。畠生庄兵衛勝景。是爲長門守三浦爲春。後号再嫁於小田原人。長門守蔭山氏廣。生夫人。氏正木氏。生庄兵衛勝景。是爲長門守三浦爲春。後号再嫁於小田原人。長門守蔭山氏廣。生夫人。氏廣既歿。夫人乃與母寄寓於三浦氏。因冒正木氏。給事東照公。見寵。生公及賴房公。東照公使大草角藏。繼蔭山氏。以奉其祀。後角藏屬公。稱土佐守。賜祿二千三百石。紀士雜談及譜畧

夫人嘗聞塙園右衛門。有器幹而逐於舊君。曰。主將所寶者士也。雖一士不可失。園右衛門。雖得罪於舊君。一旦有事。其人可用。而錮其終身。可惜。予安得不進之。常陸介君以爲寶乎。乃每歲給香奩中二百金。以助之。明良洪範

南龍公。嘗見躉花。過日午而不萎。乃贈之夫人。夫人喜。報曰。以不崇朝之花。保至日午。豈非培養得宜哉。人之在世。何異於此。今公尚少。攝生得宜。可以保高壽。乃至養士亦然。撫養有素。干城之士。接踵而出矣。適因使次聊報焉。祖公外記

錄南龍公言行者。有言行錄二卷。或稱賴直。不詳其撰者。後世有祖公外記六卷。大藏國義所撰。有龍之棲威二卷。長澤伴雄所撰。皆據言行錄。而有所損益。又有紀士雜談及南龍公事蹟等。蓋皆一家私記。不足爲成書也。臣獨奉命。撰年譜一卷。逸事猶多。於是據前數書。編採摭之。釐爲遺事一卷。庶幾以供後世採擇云。明治九年十一月。臣上田章謹跋。

香嚴公遺事

香嚴公遺事

香嚴公之出嗣西條智性公頤邑後也。大慧公謂公曰。賴邑之在職。常卧病。庶政不舉。今汝兼其後。益甚難矣。不知將何以治之。公拜曰。惶恐。他未思及。唯欲仁以撫之。因陳施爲之畧。大慧公聞之曰。誠如汝言。後謂有司曰。嚮子問玄蕃。公初稱去蕃頭以西條國政之事。其所論井然有章。智識之高。非予所能及。渠非我子。贊嘆不已。既立。興廢繼絕。一以仁爲本。闔藩翕然悚息。

公之嗣西條侯也。庶政解弛。國用缺乏。於是首舉榎坂五郎則清。起衛門謀制國用。務崇節儉。在職二十餘年。所儲十餘萬金。而智性公之奉養。無少所儉。公廄所繫。常有什餘匹。

公之爲庶公子。榎坂則清爲傳。輔導具至。常患公偏武。勸以文事。於是禮聘紀平洲師事之。及出嗣西條侯。請則清自從。信任不疑。則清亦知而莫不言。公嘗燕居。則清侍。公從容語曰。凡爲國主者。以其國爲私有。故驕肆之念生。唯其驕肆。所以虐百姓也。今以其國爲天朝幕府所托。則毫不得私之。欲不節儉。安可得乎。而世或以徒實倉廩爲節儉。不豈過乎。則清曰。然。所以崇節儉者。欲立軍國之用也。夫不虐百姓。又欲立軍國之用。非崇節儉安可得乎。君臣講治。大率此類。

榎坂則清。開七帙壽筵。公臨其家祝之。飲酒而樂。賦詩曰。今春草上宴。豈樂在杯中。遙指芙蓉峻。何若老子功。及則清歿。深悼惜之。每逢忌日。必齋以報其恩。爲表其墓曰。榎坂銅嶽子墓。且題其碑陰曰。溫恭其容。敬慎其儀。外於勤勞。內於扶持。我民以勸。我邑以資。上下之利。知無不爲。十有五年。予與衆知。七十有六。奉命之期。雖子云亡。尚有其規。貞石勒銘。永斯思之。其任遇優顯如是。與則清同。

用事者有佐藤專助江川又作岡甚五右衛門等皆一時之選云。

公初就封。駕抵山口驛。在和歌山縣外。人六七十爲群。其狀如乞丐。皆持念珠。望馬啼泣拜伏。左右怪問。則西條之民也。曰仁君義宗國。鄙情不勝戀慕。故遠來拜送。左右以白。公憐其渾樸。慰勞道之。

安永五年。公任權中納言。恭謙益至。詠歌自戒曰。乃保留登茂。阿登奈和須丸曾。久良以屋滿。古々路波加里波。茂登乃不茂登爾。嘗命園中池。曰日新沼。作之銘曰。以余之不德。主國臨民。是以戰々兢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成湯之聖。尚鑑沐浴盤以警焉。况如余。行住坐臥。不可不戒慎也。每臨階前清池。思以洗滌污心。因名曰日新沼。冀日鑒以警之。又嘗作慎終論一篇以自警。其暢厲老而不衰。按池在齋附郎云。

安永六年。封內豐熟。苗有團結如苞者。俗呼曰衆以爲瑞。里而祝之。公曰。豐熟如是。何福加焉。予將欲益勉勵。全其幸福。汝等宜體我意。因作書戒之曰。昔殷王帝辛時。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國則必王。而名益昌。於是帝辛仰雀之德。不修國政。兇暴無極。朝臣無救。外眾乃至。殷國日大拱。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朝。意者國亡乎。大戊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道。明養民之方。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者十有六國。此即以己逆天時。得禍為福者也。故天災地殃。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殃不勝善政。寤夢不勝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是歲。又鶴巢於武藏游獵地。生子。世以為嘉政之效。

公初就封。既入城。執政朝比奈惣左衛門進謁。公首謂曰。今日出迎者。衣服皆極美麗。不知平日如是乎。惣左衛門曰。今日以公初就封。特修飾。平素皆樸。乃如臣等。亦服棉矣。公喜曰。可哉。汝聞國具瞻。率先守儉。實爲急要。雖予在國亦當服棉耳。於是衆相傳崇節儉。名一仗者。必詳其伎所至。及其鳴人。每出謁。輒大聲呼其名於稠人中。以稱揚其伎。嘗親試檢大島氏槍法。渡邊作右衛門上場。指揮諸子弟。公謂左右曰。彼作右衛門。自苦從心。公時以雲五郎高弟。教授衆子弟。其練礪亦久哉。作右衛門。喜其平素勤苦不倦。終身感佩之。

文珠四郎重國。以善治闇。南龍公時。獻其鍛刀於幕府。幕府賜內書賞之。以為不愧干將鎔錦。公賜其書於重國。使傳子孫以為文珠氏之榮。後有故家除。其書返納於官。及公襲職。思其名家。問其後。君哉。作太夫不知予意也。

公嘗在江戶邸。一日彷徨後園。遂入馬埒。會取人井出正矩三古衛門調馬。留步觀之。因曰。予亦欲試調焉。請借汝榜。正矩脫而上之。公着之。馳驅數回。曰。年老體弱。不能復如少壯時。既入還榜。因賜平日所服外袴。附歌一首曰。遠波加滿仁。曾聞巨津加和須。不留波遠里。志良美波乃志乃。加和里登曾見與。其洒落。往々如是。

公最善馭馬。其名自顯四方。及就封。恩有德。公遺事。命牧馬於友島。在海郡。常使諸士試強弱於遠郊。北抵裸驛。東抵橋本驛。南抵日高郡十餘里外。故諸士爭勇奮勵。喜馭者前後輩出。公每游獵。命率諸子弟。馳驅奔走。以習峻艱難。任其所獲。自取之。於是衆奔競爭進。嘗獵加太浦三山。鷺谷與十郎。勘定奉行。武大夫子與大猪遇。重傷。遂死。公深憫之。後過鷺谷。召見武大夫吊且慰之。家人感泣。遺其哀情。

安永五年。高野山管下之民苦其暴斂。所在蜂起。悉毀村吏家屋及寺院。僧侶思之。來請救於藩。公乃命鄉士十餘人鎮之。頑兇不能制。乃書幟揭之。示衆曰。紀侯有命。達汝輩所請。宜退俟命。於是衆相謂曰。紀侯之命。豈可違哉。恐悚而退。

高野山蜂起既平。公召服部八郎右衛門曰。以予觀之。今歲之凶。天之所以奉護國家也。夫為民父母。孰喜凶歲。然人主由以戒慎。不亦善乎。今也高野蜂起雖既平矣。未可恃以懈也。汝其思之。一日又徧諭郡令曰。汝等不可唯思所以不負上。宜以不負民爲念耳。

公嘗在吹上別館。聞鐘聲曰。此殺伐之聲。不知何寺鐘。左右答曰。高野寺。公命運而檢之。有銘乃楠正成軍中所用。因詰其所由。初在河內觀心寺。後轉在高野山管下。友淵村某寺。福田某取附之。高野寺云。公曰。予聞拊軍鐘。五穀不熟。國家疲弊。何用斯不祥物之爲。乃收之官庫。更鑄鐘供寺。衆服其聰。

安永八年。公患麻痺。久而不愈。士民患之。農商廢業。請禱社寺者。晝夜不絕。既而稍愈。試步郊外。時有乞丐癩六者。獨與母居。以孝聞。常服弊禮服。以竹杖搬力。黃椀爲鍔。以帶之。終日彷徨市中。偶與者。守者自閑暇。為省諸空費者許多云。

安永八年。日高郡御坊村。舟子十人。將漕橘於江戶。船抵遠江洋。遇颶。漂至清國。土人憐之。撫恤具至。偶其一人病死。土人為厚營其葬。天明二年。土人護送抵長崎。幕府召至江戶。詰問其狀。以其無事。使有司卑退。無挾手俟定期者。如凡有罪者。可罰罰之。可宥宥之。速裁遣之。故囹圄無永留者。守者自閑暇。為省諸空費者許多云。

安永八年。日高郡御坊村。舟子十人。將漕橘於江戶。船抵遠江洋。遇颶。漂至清國。土人憐之。撫恤具至。偶其一人病死。土人為厚營其葬。天明二年。土人護送抵長崎。幕府召至江戶。詰問其狀。以其為我國民。召郎吏附之。時公在郎。召見問其風土人情。慰勞遣歸。因作書諭之曰。汝等雖遇艱難。以彼國人之恩。得全其命。歸鄉里。幸亦甚矣。顧今之歸。父母兄弟得相見。其喜如何哉。抑彼死者之父母兄弟。見汝等相歡。思亡者不帰。其悲哀之情。當益切。夫鳥獸猶知憲友。況於人乎。今汝等歸。當先為死者修冥福。視其父母兄弟。如已父母兄弟。厚撫恤之。勿怠。且又告汝等。曩也清國人。尤廷玉者。漂至熊野。遂病死。其墓在周參見浦。今汝等倚其國人恩。得全命而歸。且死者之墓。彼當爲供香火。汝等亦宜爲尤廷玉訪其墓。厚供香火。以報其恩矣。訓戒想焉。衆皆流涕而退。

有田郡。山保田莊。寺原村。寃文中。南龍公所命開墾也。地乏穀種。製桔爲產。稱爲保田紙。公嘗聞其物粗而質淨。命左右進之。以充常用。一日或白。保田紙甚粗。上國所輸入。有價廉而物美者。請進之。公顰蹙曰。否。用國內所產。國主之本志。雖十倍其價可也。終用保田紙。後及貞恭夫人田安宗武公女。幕府養以世子。來嫁。大修後宮。新造茵席七千枚。公故命國工製之。以漕江戶郎。衆皆戴其恩意。

曰高郡。園浦。地豁土饒。船輻輳。人烟繁衍。有豐富之象。土人崇祀八幡宮。每歲以八月祀之。其式村吏率群子弟。各手提一瓢蹈舞。謳歌四恩之義。名曰獻瓢踊。其所由傳遠。初南龍公南巡。觀此歌舞。謂有古之遺風。深稱美之。後百餘年。世變風移。人情趨華。舊俗漸荒。公就封之初。訪舊俗於草野。得之。亦謂其謠詞。有關於名教。宜獎訓之。乃譯四恩之義。手書以賜。於是每歲祭日。村長齋戒捧讀。使群子弟聽之。永以爲例。俗稱其文曰四恩帖。四恩。謂天地之恩。父母之恩。國主之恩。衆生之恩。

天明中存饑。群盜蜂起。所在騷然。公務鎮撫衆信。便無離散之憂。時公在江戶邸。思諸士俸米闕乏。會某國米漕入品海。公出內帑若干金。購三千五百苞。以運赤坂邸。車馬陸續。後先相接。世皆羨嘆之。

熊野之焉地。高山四出。絕少平田。歲少歉。民乃病饑。公憂之。置倉於長島。尾鷲。木平。周參見諸邑。每歲貯米二百石。以備凶荒。民因以安。公又思木棉黃穗得地宜。勸誘植之。其產之益盛。實公之德澤云。

當公之時。幕府執政。田沼意次。專權。極崇奢侈。府庫缺乏。倍克爲政。巧利之說競起。終令海內偏收戶稅。名曰融通金。公深憂之。屢與尾水二公謀。欲論爭止之。曰。縱今幕府允之。吾輩可默止哉。固違其議。幕府遂令廢之。自此意次漸次失威權。寬政一新之源兆於此云。

天明七年。國用缺乏。命減諸士俸祿之半。公憂微祿者或挫志以傷士風。命父兄長者深諭之曰。近來舉世驕侈。凡衣服飲食。以今較古。有過而無不及。然則今卑官室惡衣服。固無愧於古也。宜益尚其志。以勵義。勿使陷鄙劣焉。

薩侯重蒙。號榮。假戚姻之禮。頗張威福。怒結時相田沼意次。意次將推以抗三親藩。因有內旨。謀之三親藩。公固執不可以故事。終不諾。蓋薩侯之豪橫。獨公能抑制之。至於世作童謡以稱之。

公自在西條時。與宇和島侯村候交善。一日候問治國家之要。公曰。崇節儉。禁奢侈爲要。而崇節儉禁奢侈之要。自夫婦相和始。侯敬服。

公之在職。終身以攝位自居。上事親。自在公孝。下撫舜恭公慈。雖自執節儉。所以奉二公者。務優渥之。貞恭夫人之來嫁。其禮極盛美。有司皆怪不似公素論。當時語公子。及夫人所係累者。凡二十餘人。皆厚其奉養。無所不至云。

公深崇信有德公。凡行事一以有德公爲模範。平生最尊王室。敬幕府。與群臣語。事及王室幕府。必改容正坐。每逢父祖忌日。雖風雨必親展墓。其事。善修夫人。榆槐出至性。夫人嘗病。公聽政之餘。左右侍養。晝夜不懈。公又深憫西條廢世子賴雄公。受冤而終。常訪其墓。香火之奠極腆。

公之爲庶公子。自號輝樓。及入兼統。刻印曰與民偕樂。平生所服膺。不出斯四字。故平生自奉極儉薄。視民如傷。天明中歲饑。公綏撫具至。衆賴以安。愛某々也。公曰。某則謂皆可愛。無一所選。賴央公慇服。

當公之時。數馬渡邊親編。庄左衛門山高信興。半兵衛管沼政職。太閤守加納政明等。皆一時之選也。公善信任之。初公首召服部八郎右衛門。專制國用。因命喜多村孫之丞。關口大郎。大澤文左衛

門。協歎執事。八郎右衛門。自大慧公時爲司農。純精奉公。在職三十餘年。以故信任特深云。

栗生源五左衛門。性剛直。厚於武備。公舉爲槍奉行。先是。擇槍奉行者。新舊遷除。皆以簿書相授受。不點檢其器數及模壞。源五左衛門旣擇斯命。將親點檢受之。舊官以前例諭之。源五左衛門曰。此治世弊習不可倣。校其數於簿書。每一條手演之。以檢損壞。而後受之。以教居治不忘亂。嘗在江戸。一日自外歸。將渡西國橋。有人留之曰。橋上有醉人。提白及立。欲要行人擊之。宜枉路避之。源五左衛門自謂。今枉路避焉。人見之。將曰彼怯夫。爲醉人所追而亡。可愧。因思一策。使其僕大呼而先走。已爲追之者。怒眼撫刀。叱咤追之曰。惡漢奴可使速哉。其狀不可當。醉人反畏避橋側。又嘗與僚友有違言。激甚。將鬪。衆和解之。僚友亦卑辭請和。源五左衛門固執不聽。公聞之。乃召侍談。命陳甲觀之。從容謂曰。我若有擐斯甲而出。將請汝命矣。源五左衛門謹諾。旣而退。私鬪之念頓消。和以自成。

衆服公機智。源五左衛門。晚號宿巖。以其合髮而自也。寃政九年七月歿。年七十六。若林養元。以老醫侍。公以其出入諸士之門。常問曰。某々爲如何人。養元輒答曰。好人物。一日公謂曰。予每問諸士爲人。汝輒以爲善。百千群中。豈無一惡乎。養元曰。然。臣心有以爲善。亦有以爲惡。抑臣輩所養一二僕隸。猶有所愛憎。縱令臣自憎之。若爲他人所指斥。豈快於心哉。閨藩諸士。無責賤。無善惡。一皆公臣。今以臣微賤指斥之。公必不喜也。臣不敢焉。若夫知善惡以自之。自有其職。非臣所知。公悅。

當公之時。文學則有伊藤才藏。坂井好古。植園尚濂。山本惟恭。鳴澤教秀等。射劍有本田松之助。小川爲之丞。西川新左衛門。杉原九郎右衛門。岡見久左衛門。神谷八十郎。坂部三十郎。岸山幸之助等。施則有勝野甚之。進新幾右衛門等。游泳則有溝田善之丞等。獨山本惟恭。以學職入政府。參豫

樞機。尤被寵信。惟恭亦盡心輔導。有所助公德云。公雖尚武。亦愛文雅。桑山嗣祭以善畫聞。公一日觀菊於和歌浦雲益院。從植園尚濂。山本惟恭。鳴澤教秀。及嗣祭等。各從其能。奏技以樂。祇南海詩名高天下。其集未刻。公命刻之。其前編五卷。公手

校正之。公又好探名勝遺址。以表章之。命儒臣爲之記文。以傳不朽。水戸義公。嘗營伯夷叔齊祠。彫其像。祭之。後遭田祿房。有文公欲修之。繼義公遺志。謀彫工於公。公賞其篤志。乃命小笠原壹齋彌之。因

自撰記文。并贈之。公之嗣西條侯也。選於諸公子。謂賴謙公爲嗣。賴謙公賢明好學。一奉公遺法。勵精圖治。西條藩政益振起。稱爲二世香嚴公。及入義統。立舜恭公爲世子。慈愛深厚。然教之嚴正。常戒其傅以輔導之方。自作五慎教書及童子訓。賜之。

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豈唯以其資性之美而已哉。蓋其進修之功。自幼而弱而壯而艾。以至耋老之極。漸次張皇。日就月將。以能致洋洋之盛。成蕩々之大云爾。孔子之爲大聖。亦以其自十有五以至七十。進修之功。日新不已也。非以其生知安行之故也。生知安行也者。人之所稱聖人耳。聖人豈以生知安行自居乎哉。夫人性之易移。譬諸素絲之可玄可黃。衢塗之可西可東。故其所好所習。不可不擇也。所好善。則善進善。不善無由而入焉。所好不善。則不善進不善。善亦無由而入焉。至其習于善之久。則雖堯舜不遠矣。至其習于不善之久。則雖桀紂亦不遠矣。夫堯舜之與桀紂。其相懸何啻千萬里。然其分。則善不善之間而已矣。何謂堯舜之善。何謂桀紂之不善。舜稱堯曰。普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孔子稱舜曰。好問而好察謬言。隱惡而揚善。取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堯舜之善也。史策謂。紂智足以拒諫。辨足以飾非。負其才力。以爲天下諸侯皆出已下。是桀紂之不善也。有國家者。苟能效堯舜之善。去桀紂之不善。孜孜自強不息。則其所致。何可限量哉。夫爲善如登。爲惡如降。而人心之難得正。操則存。捨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日夜乾々惕厲。猶恐其或放失。而况自滿自安。而無戒懼之念。其驟々然陷于非僻。不待頃矣。故古人貴日新。而戒自滿。就勉強而止。宴安書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左傳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夫自滿自安者。中廢之端。而損危之基也。不可不慎也。書曰。慎終于始。詩曰。莫不有始。鮮克有終。是非有始之難。克有終之難也。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伯玉君子也。然五十以前。猶不免有非。孔子大聖也。然七十以前。從心所欲。猶有踰矩者。君子聖人猶然。况其下焉者乎。唯其知非而能改。制欲而不踰矩。是其所以爲君子聖人也。有終之難。其如是夫。蓋少壯之時。志銳氣盛。故勉強爲善。欲及古人。至聲譽得而一年齒踰。則自滿自安之心生。自安之心生。然後怠放逸豫。莫所不至。所以中廢而不終。職此之由。可不慎歟。馬援曰。老當益壯。老者血氣已衰。故不可不自勵如此也。故進而不已。則常人可以至聖域。怠而不勉。則雖聰明之人。猶或左乃陷於非僻。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夫狂之作聖。固可以爲美。而聖之作狂。不亦可惜可忍之甚乎。禹戒舜曰。無若冉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爲。舜之至聖。不爲冉朱之惡。彰々然明矣。而禹之戒之。以此者何也。以人心之難存。而居崇高之位者。最有此患也。昔者我神祖嘗謂本多佐州曰。凡貴賤上下。莫能自知其過。然在下位者。有朋友儕輩。相與告導。知過而改之。是下位之益也。在上位者。已無朋友儕輩。所與交接者。特其臣從左右耳。彼皆唯々順諛。莫之敢違。故雖有過而無由知之。不知則亦不改。是上位之損也。自古以來。富貴者喪國亡家。皆以不聞其過。以遂其非也。故正言已惡者。最所宜親重也。至哉聖主之言也。爲人主者之所當敬奉也。是故周公相成王。教之以先王之道。而欲其克勤而有終。於是作無逸之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周公之戒成王。豈不切乎。是爲人主者以万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周公之戒成王。豈不切乎。是爲人主者之所當佩服也。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以訓道戒。在輿。有旅貢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

暫御之嚴。臨事有醫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獻聖武公。如武公者。可謂有始有終矣。是為人主者之所當則倣也。唐魏徵謂太宗曰。陛下貞觀之初。忍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強從之。而猶有難色。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以是觀之。雖太宗之賢。猶有不克終之漸。非魏徵之直諫。豈能保其太寶邪。如玄宗惠宗。厥初非不煥然美也。如其不克終何哉。其他王公善始而不善終者。和漢古今不可枚舉。欲不慎得乎。後世人主。誠能奉神祖之聖言。服周公之懿訓。則武公之盛德。以太宗為自省。以二宗為鑒戒。遵禮法。正言行。崇節儉。止奢侈。勸政教。戒宴安。行恭謙。謝盈滿。禁聲色。御嗜欲。親忠直。遠佞邪。恤民隱。修國經。加之以敬慎。重之以勉強。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冀然終始如一。則庶乎日就月將而為堯舜之主矣。邸中老尼妙修。向見水戸公。水戸公稱我嗣子曰。夙慧如此。苟階是而進。莫以尚之。然吾憂其中廢也。妙修曰。顧殿下當先自憂其中廢耳。妙修之意。以為我嗣子尚幼。而水戸公已長。水戸公進修成德。則我嗣子亦效而進修。是我嗣子之師也。最不可自中廢也。故其戒之如是。夫水戸公之憂。我嗣子固切矣。而妙修之戒水戸公。實忠直之至也。宋范純仁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妙修之言。亦同一意。舜好問而察道言。如妙修之言。尤不可不察也。因敷暢其意。以作是論。以自儆焉爾。

四恩帖

夫人間に四恩あり。四恩とは天地の恩。父母の恩。國主の恩。衆生の恩なり。凡人間たるものには上は天をいたゞきて日月の光を仰ぎ下は地に載られて五穀菜果を食ひて一生を過るものなれば勿論。一日も天地の恩を忘るへからず身体を父母に受てより寒暑昼夜の分ぢなく種々の苦勞を以て育てあづられ漸々成長する事なれば一日も父母の恩を忘るべからず。夫々の職業にありつき。父母を養ひ妻子をはごくみ飢す寒へすして代々安穩に暮すは皆君上の御影なる故。一日も國王の恩を忘るへからず人間一生の内にはさまゝの事變ありて自力ばかりにては世をわたる事叶はず。諸人の力をかりて不足を補ひ急難をぞ救ふ事なれば衆生の恩是又忘るへからず。然るに人間の道は忠孝の二つより重き事は云々。故四恩のうちにして。父母の恩を忘るまじき事なり。常に此ニ恩を忘れず。父母に孝行を盡し。國王の法令を能守れば。おのづから天地の道にもかなひ衆生の心にも灰らすして全き人間となる也。

伯夷叔齊。仁不念舊惡。義不食周粟。其高風清節。千載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豈非亘世之大賢乎。水戸黃門義公。尊仁義之道。欽夷齊之德。嘗不造其像。而廟祀之。蓋義公之好德也。後催燼。祀事中輒。今宰相君。嗣其禮之廢。乃屬余使澈邑工人。再造其像。將以昭先公之懿德也。孔子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其繼述之誠。孝思之篤。亦又使人起敬欣慕焉。工人造成。因記其槩畧。以寓贊嘆之意。附而贈之云。

五 慎教解

一物に凝り泥むへからざる事

凡物にこりなつむ事はよろしくらざる事なり。そのこりなつむ處よりはいろ／＼無益なる好み事の心にうかむ事なり。世の中の事は悉く自身のありふ様にギリはならぬものといふ事。さしらず天靈氣體によるもの。也人の制する事なれば。意涼妄に成なり。身で身の悪を改むべき事也。

一諫をい小者を嫌ふへからざる事

今日氣に合ひ者まづは自身の氣に合ひたる言をいふ故に悦ばしく思はる、なり誰とても自身の惡教事をいふはうる。さり様に思ふそのなりたとへ氣に合ひたる者の言にても自身の為を思ふては、用ゆべき事なり。機謙を取ものには親み諫を言ふ者をはいやに見る事人の君たるものには第一に慎むべき義也。

一美服を好むへからざる事

大名たる者はたとへ平日美服を身にまとひたればとて分限なれば格別の奢といふにてもよく咎むるものもなけれども人の君たる者華美を好みは下たるもの見習ひ過分の奢りを好み終には制禁と立かたき様になるもの也。美服は國君たるものゝせましき義なり。

一厚味を嗜むへからざる事

夫飲食は生を養ふものなれ共貴人たるものは精進の外は朝夕魚肉厚味に飽く事なれば終には病をと生す人は厚味より疏食の身に宜敷事古今長壽なるもの下賤に多くあるなり美食を嗜さるは生を養ふ専慎なり

一 藝能にほこるへなうさる事

大名の藝術は臣下より學ひ受る事なれば少々恩戴ても能様に稱美して朋友同士の互に貴の咎むる様には憚ていはぬものなり此所をも心得へき事なり

童子訓

人間一生の勤は忠孝の道なり聖賢千万言の教も忠孝の爲なるべし忠孝を勤んと思は、主君并先祖父母の恩を常に忘るへなうす恩を知さるものは不慮の災難に逢ふもの也と古人宣ひし也恩を報せんと思ふ志し深ければ忠孝の勞油斷有るへなうす人間の苦みは飢寒より甚しきはなし百姓町人などの晝夜を不分骨を折も飢寒をまぬぶれん爲なり家職に油斷すれば飢寒に及ふもの多し士は生れなう苦よく父母妻子兄弟を養ひ家頼を仕ひ安樂に暮すは主君并先祖父母の恩徳にあらずや此恩を常に思は、忠孝の勤怠るへき様なし古老の物語に毎日食に向ひ衣服を着るとき主君并先祖の恩徳を思ふへき事なりと宣へり誠に難有辞なり

一 主君へ奉公を勤るは唯厚恩を報する爲なりと心得べし必立身の爲と思ふへからず立身の爲に奉公するものは吾心のとく修ならざる時は主君を恨み傍輩を誹りいふまさき事をぞい小故に主君の心にぞ背き朋友にも見張られて惡名を取身を亡するもの多き事也主君の恩を報せん爲に務る己のはいつ近も立身せぬとても少モ不足ノ心なく人を恨る事云なく自から天道に叶ひて身も全く心も安なるへし誰も知りたる事なれとも年若きものなどは能覺悟すヘモ事也

一 奉公を勤るものは誰も主君の氣に入度と思ふなれ共道理を不采一概に氣に入度と思へばいふましき事を言なすましきを成し終には主君の心に背き朋友にも見限らるゝ

事多し只吾一分の役目を能くつとめ身の行儀を正敷して物事に差出ざる実の奉公在るへし

一親に孝を盡す其教品々ある事なれど畢竟する所は親の心の安堵する様に身を守る事肝要なるべし此心核は手を持て後知る事なり父母の子を恩心はたとへていふへき様なし子の身として大かたに思ふへからず

一父母の安堵する様にと思は奉公能つとめ悪事をなさず惡き事に不交身の養生を能して食多くせず酒を多く飲す只酒事に慎み心を忘るへたらず

一忠孝の志抜けは文道も武道も非道となるへし

一兄は弟を子のとく憐み弟は兄を親のとく敬ふべし朋友の交は心に叶はぬ事あれは遠さかる己習なれども兄弟の間は心に叶はぬ事あれはとて疎く成へキ事にあらず不快の事ありとど互に堪忍して誠を尽すべし父母へ孝行是に遇へからず親類の交も是に同しかるへし

一夫婦の間少しの事より起りて不和になる事は乐に堪忍の心薄き故云り婦人は道理にくらき者なれば心長く教訓して夫婦の道敗るへならず夫婦不和友れば家治らす孝の道にも背へし

一妻を離別する事人倫の大変なり妻の行跡悪敷妻方の親類も見限り家を敗る程の事あらは離別しても苦しならす左も右くて吾心に叶ぬ計にて離別するは非義の至リ也

一朋友の交は遠慮の心を忘れ無礼の仕方あれは親き交りも疎遠になり不慮の難も有る者なり礼儀正敷詞懇懃に慎深き人には先方よりも無禮せぬ故にいつまでも交替らす不慮の難もなかるべし喧嘩口論は無禮より起る者也

一吾爲を思ふて實に異見する人を大切に思ふて親しむへし惡事を進る友あらは何となく遠ざかるべし

一朋友の難を見て見捨へからず吾力に及へき程の事なれば隨分肝煎すへし

一朋友の心を能察して人の嫌ふ事を云不可言一座の興に人の嫌ふ事など言て口論に及ぶ事昔よりあることなり慎むへし

一上の事を批判すへからず朋友の事誹るへからず愚なるものを侮るへからず賤きものを輕んすへからず人をあとり輕んして不覺を取る事昔より有る事なり能々慎むへし

一短慮なれば事を仕損し身を敗る事多し短氣なる人に交るは別て心遣ひすへし吾生れ付短氣なりと知らば隨分堪忍の心を持って戒め慎むへし短氣は大なた己が吾体より出るもの也

一人の隠密する事を見聞へからず人の秘藏するものを所望すへからず

一假初にも約束をし事を夾すべからず何事にても成間敷と思ふ事をは卒爾に約束すへからず

一年若き時は一旦の事に迷ひ理非の糸へもよく是非吾心のとくにせんと思ふ事あるものなり其時父母兄弟親類朋友の異見によりて吾非を知り正道に帰るもあり又情強く一向異見を用ひずして悪名を取もあり身を亡すもあり是一生の吉凶の端目にて尤大切なり誠に一旦の迷ひによりて主君父母の恩を忘れ一家の名を汚すは非義の至りなり能々覺悟すへし

一財宝を貰ふて其志を感じるとど異見の恩を思ふもの少し一言の異見によりて一生の身の爲になる事あれは異見の恩を大々たに思ふへからず

一武藝を習ふ事器用不器用ある事あれは必しも上手にならんとにはあらず武士の家業なれば勤すして叶ぬ事と思ふへし師匠并相弟子の事を誹謗すへからず

一義より重きはなし死すへき時に臨んで一足も引す一命を捨るは義を思ふか故なり必勝負に拘るへからず只可死義に當て死するは武士の勤なり義に背きては勝ても勝たあらず義に當れば負ても負にあらず

一学問して人々の身の程を知りて諱るへき事なるに左はなくして高慢になるは程を不知ゆへなり

一學問して心高慢に成世間の事きひとひ隠世の風儀を好むものありけたまき様なれども眞の道にあらず世事をいとへは自忠孝のつとめ疎になる事也

一偽なりは此とは思へとど辞多ければ思はぬ相違もあるものなれば常々言葉少に可有

一事なり大勢寄合し處にては猶以辭を慎むへし

一不慮の仕損しは能き人の上に不可有事なれば耻辱にあらず吾仕損しを人の仕損になすは大なる耻辱なり人の仕損を吾身に引受るは一段美事也

一難義なる事も遁れんとすれば義理に背き不覚の名をとる事あり難義をと吾身に引受んと思は、義理に叶ひ心も稱美せらるへし

一役義を勤むる事にて苦労なる事をは人にさせて仕安き事をわが世人と思へからず一出仕又は奉代り等に出る者人よりは半時早く出て半時遅く帰らんと思ふへし此心遣

ひ詠事に可有なり歌に

早けれはまつ事あれと身は安しあやくてりそく道はくるしき

一刀脇差の刃を試みこみを拂ふ事油断すべからず

一屋宅諸道具衣類等分限より少しなるきはよし分限よりすゝたるは不宜一分限相應に人馬を持武具を用意し役義の勤をなくまじきと思は、美服を不好無用の費を不正常に儉約を守るべし儉約の仕方は只吾身の不自由を堪忍して足る事を知るにあり

事たれはたるにまなせて事たらすたうて事たる身こそ安けれ

一家を治るものは金銀米穀の事知らで叶ぬ事なり一向に不知なよしといふはいが事な

リ勿論金銀米穀の事のみ心掛て舌の誹謗人の苦を省みぬは大きなる非義なり
一諸事を思案するに我爲よからぬかあしからぬかと思案へからず只義理に當る當ら
ぬかと思案すへし

一諸事をなすに此義は如何あらんと心元なく思ふことは愈を吟味して人の丁簡をも
問故に大かに仕損なし始より十分よしと思ふ事は油断ある故に仕損多きものなりと
古老の物語なり誠に思ひあたる事多し

一面自きと思ふ事は度重ぬ様に覺悟すへし

一何事を成とも先其事を考へて害にならぬ様に取掛へし能害を知りて防れば其事成就
して後悔なし

一人の疑を得んと思ふ事はなぞぬかよし人に問ひて言訛せんと思ふ程の事は大かにな
さぬかよき反り

一不慮の營あれは不慮の災ありと言事輕き事にもあり格別下直なる物を買て後難慕す
る事何國にも多し是にても思知るへしと語りし

一忠孝の道を勤めて眼ある時は何にても害にならぬ事を観ひて心を慰むへし世の誹り
人の苦みを不顧して吾心の体に興をなすは惡名を取家を敗る基なり

一常に旅の用意すれは急事の時手をつねぬもの也

一旅宿に着ては先其家の案内を能見置へし案内知らでは急事の時難事するものなり

一諸役所を勤たる功者成人大事の役を勤たる人には常に近付てその話を聞置へし

一昔數度戰場に出て武功の名高き老人あり若き人々武功の物語を所望せしに老人答曰
某差たら武功なし若き時より天性愛敵ありて人に能思はれし故に少の傷をも直敵
言はやされて人に知られたるなり人は只愛敵あるかよしと語りし也誠に殊勝なる物

語なり

一古老の曰義は重く命は軽しと思は、何事も轉動はあるへからず
一覺束ましと思ふ事は隨分人に聞ふへし不知事を知りたる顔すへからず

一家來を仕ふ事律義を本とす能は次なり太形に事を堪忍して心承く言教へて病氣をも
憐み難義を云教事下を恵むの道なり無理なる事を言て呵るへからず人は以惡敷家は
能ものは奉公に出ぬもの也兼々能覺悟すへき事なり

一新参の下人惡敷事あらば其事輕き内暇出すべし少の費をあもふへからず或曰下人を
置候目利あり方た一季つゝ奉公して過るものは曲者と知らべし

一吾氣に入ぬものゝ言事をは能事を云惡敷聞まし吾氣に入たるものゝ言事は惡敷事を
も能聞まするものなり是は誰も知りたる事なれど其時に至りては迷ふ事多し能々覺
悟すべし

一世上の風説人より先に不可言落書の類取はやすへからず
一世上の善惡を見て吾身の鑑とすべし是第一の學問也或歌に

七十四

七十五

世の中のよしあしことを聞たひに吾身のうへに立々へり見よ

鏡山人の志賀からさき見へて我身のうへに立々へりみつうみ

伏あかむ神のやしうは月なれせ心の水のすめはうつれる

あかつきのねさめにせめてなへり見よ日々に三度々へり見すと
人はたゞこゝろびとつゆあしければよろつの善のあきがひもなし

安永七年八月

校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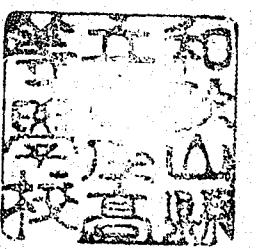
五十四頁第四行。與十郎。一作與五郎。且後過似歸途直過。即保安永七年五月七日之事云。

五十八頁第十七行。久左衛門。一作九左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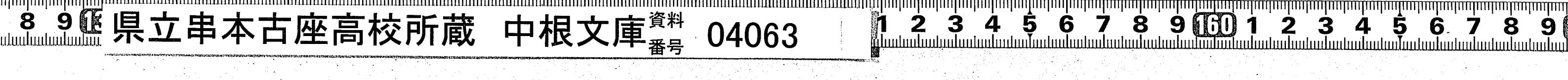
六十五頁第一行。教解。一作教戒。恐是。

五十四頁第四行。鷺谷宜作鷺谷下同

臣 堀内信謹校



七十六



8 9 10 県立串本古座高校所蔵 中根文庫 資料
番号

04063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